

憲世編

憲世編卷之四

張南軒先生

先生名栻字敬夫丞相浚子也生有異質穎悟夙成丞相愛之自其幼學而所以教者莫非忠孝仁義之實既長又命往從胡宏問河南程氏學宏一見知其大器即以所聞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先生退而思若有得也宏稱之曰聖門有人矣先生以是益自奮厲直以古之聖賢自期作希顏錄一篇蚤夜觀省以自警策所造既深遠矣而猶未敢自以為足則又取友四方益務求其學之所未至蓋玩索講評踐行

體驗反覆不置者十有餘年然後昔之所造深者益深遠者益遠而反以得乎簡易平實之地其於天下之理蓋皆瞭然心目之間而實有以見其不能已者是以決之勇行之力而守之固其所以篤於君親一於道義而沒世不忘者初非有所勉慕而強爲也少以蔭補官除直秘閣時孝宗新即位慨然以奮伐仇虜爲已任丞相亦起謫籍受重寄開府治戎參佐皆極一時之選而先生以藐然少年周旋其間內贊密謀外參庶務其所綜畫幕府諸人皆自以爲不及也間以軍事入奏因進言曰陛下上念宗社之讐恥下

閔中原之塗炭惕然於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即天理之所存也誠願益加省察而稽古親賢以自輔無使其或少息則不惟今日之功可以必成而千古因循之獘亦庶乎其可革乎上異其言於是始定君臣之契已而丞相辭位去湯思退用事遂罷兵與虜和虜乘其隙反縱兵入淮甸中外大震然廟堂猶主和議至勑諸將毋得以兵向虜時丞相已沒先生甫畢葬事即拜䟽言吾與虜人乃不共戴天之讐向來朝廷雖嘗興縞素之師然玉帛之使未嘗不行乎其間是講和之念未忘於胸中而至誠惻怛之

心無以感格乎天人之際此所以事屢敗而功不成也今雖重爲羣邪所誤以覆國而召寇然亦安知非天欲以是開聖心哉謂宜深察此理使吾胸中了然無纖芥之惑然後明詔中外公行賞罰以快民之憤則人心悅上氣充而虜不難却矣疏入不報後六年除知嚴州時宰相虞允文雖以恢復自任然所講求者類非其道允文且意先生素論當與己合數遣人致慇懃先生不答見上首言欲復中原之地當先有以得中原之心欲得中原之心當先有以得吾百姓之心而求所以得吾民之心者不盡其力不傷其財

而已矣今日之事固當以明大義正人心爲本然其所施有先後則其緩急不可以不詳所務有名實則其取舍不可以不審此又明主所宜深察也明年召爲吏部侍郎當事又方謂虜勢衰弱可圖建言遣泛使往責陵寢之故士大夫有憂其無備而召兵者皆斥去於是先生見上上曰卿知虜中事乎先生對曰不知也上曰虜中饑饉連年盜賊四起先生對曰虜中之事臣雖不知然境中之事則知之詳矣上曰何事先生對曰臣竊見比年諸道亦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誕謾不足倚仗正使彼實可

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上爲默然久之復奏曰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讐之義顯絕虜人不與通使然後逼内修外攘進戰退守以爲一事且必治其實而不爲虚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雖有淺陋畏怯之人亦且奮躍而爭先矣上爲嘆息褒諭以爲前未始聞此論也時還朝未朞歲而召對至六七先生感上非常之遇知無不言大抵皆修身務學抑權倖屏讒諛之言至論復讐之義則反覆推明所以爲名實之辯者益詳於是宰相益憚而近倖尤不悅兼侍講除左司員外郎經筵間以詩人儆因葛覃之篇

以進說曰治常生於徼畏亂常起於驕溢使爲國者
每念稼穡之勞而其后妃不忘織紝之事則心之不
存者寡矣周之先后勤儉如此而其後世猶有以休
蠶織而爲厲階者興亡之效於此見矣俄而詔以知
閤門事張說簽書樞密院事先生夜草疏極言其不
可且詣朝堂詰責宰相虞允文曰宦臣執政自京黼
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宰相慚憤不堪而上獨不以
爲忤親札疏尾付宰相使諭旨先生復奏曰文武之
勢誠不可以太偏然今欲左文右武以均二柄而所
用乃得如此之人非惟不足以服文吏之心正恐反

激武臣之怒也於是上意感悟命得中寢然宰相實陰附說明年乃出先生知袁州而申說前命於是中外讙譁而說後竟謫死云淳熙改元先生家居累年矣上復念先生詔除舊職知靜江府所統州十有五遼夐荒殘故多盜賊徼外蠻夷俗尚讐殺喜侵掠間亦入塞爲暴而州兵皆脆弱慵惰邕管斗入羣蠻中最爲重地而戍兵不能千人獨恃左右江洞丁十餘萬爲藩蔽先生知其弊則又爲之簡閱州兵汰冗補闕籍諸州黥卒伉健者以爲效用申嚴保伍之令而信其賞罰知流人沙世堅才勇喻以討賊自效所捕

斬前後以十百數知江陵府湖北尤多盜州縣不以爲意吏共縱釋以病良民先生入境首劾大吏之縱賊者罷之捕姦民之合賊者斬之羣盜破膽相率遁去郡去北邊不遠雖頗有分屯大軍而主兵官率常與帥守不相下帥守所將獨神勁親兵及義勇兵若干人比年亦廢簡閱不足恃先生旣以禮遇諸將得其懽心而所以恤其士伍之私者亦無不至於是將士感悅相戒無輙犯先生令每案親兵必使與大軍雜試以相激厲均犒賞脩義勇法使從縣道階級喩以農隙閱習武事以俟不時案驗而加賞罰焉由是

戎政日修而士心亦益感奮並淮姦民出塞爲盜法皆處死與將官吏多敝歷邢治至是捕得數人仍有胡奴在黨中先生曰朝廷未能正名討賊無使疆場之事其曲在我命斬之以殉於境而縛其亡奴歸之北人嘆其理直且曰南朝於是爲有人矣先生更歷兩鎮雖不復得聞國論而蚤夜孜孜反身修德愛民計軍以俟國家扶義正名之舉尤極懇至於是天子益知其可用嘗賜手書褒其忠實蓋將復大用之而惡之者忌之亦愈力數求去不得尋以病請詔以爲右文殿修撰提舉武夷山冲佑觀則已不及拜卒時

年四十有八猶手疏勸上以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以清四海充固丕圖若眷眷不能忘者寫畢緘付僚使驛上之有頃而絕先生爲人坦蕩明白表裏洞然詣理既精信道又篤其樂於聞過而勇於徙義則又奮厲明決無毫髮滯吝意以至疾病垂死而口不絕吟於天理人欲之間則平日可知也教人必使之先有以察乎義利之間而後明理居敬以造其極其剖折開明傾倒切至必竭兩端而後已尤惡世俗鬼神老佛之說所至必屏絕之蓋所毀淫祠前後以百數平生所著書惟論語說

最後出而洙泗言仁諸葛忠武侯傳爲成書其他如書詩孟子太極圖說經世編年之屬則猶欲稍更定焉而未及也嘗有言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而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爲而不能自已非有所爲而爲之者也一有所爲而後爲之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自聖門之學不傳而道術遂爲天下裂士之醇懿者苟於記誦其敏秀者衒於詞章既皆不足以發明天理而見諸人事於是言理者歸於老佛而論事者騖於管商則於理事之正反皆有以病焉而去道益遠矣河洛之間先正君子得其不傳之緒而推

明之然今不能百年而學者又失其指近歲乃得先生而天下之士方有以知理之未始不該於事而事之未始不根於理也朱晦菴熹贊曰擴仁義之端至於可以彌六合謹善利之辨至於可以析秋毫奉奉乎其致主之功汲汲乎其幹父之勞仡仡乎其任道之勇卓卓乎其立心之高知之者識其春風沂水之樂不知者以爲湖海一世之豪彼其揚休山立之姿旣與其不可傳者死矣觀於此者尙有以卜其見伊呂而失蕭曹耶又曰敬夫見處卓然不可及從游之久反復開益爲多但其天資明敏從初不歷階級而

得之故今日語人亦多失之太高欽夫高明他將謂人都似他才一說時便更不問人曉會與否且要說盡他箇某則性鈍讀書極辛苦故尋常與人言多不敢過爲高遠之論欽夫見識高却不耐事伯恭耐事却有病

夫天命之全體流行無間貫乎古今通乎萬物者也衆人自昧之而是理也何嘗有間斷聖人盡之而亦非有所增益也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立則俱立達則俱達蓋公天下之理非有我之得私此仁之道所以爲大而命之理所以爲微也

在天人雖有性命之分而其理則一在人物雖有氣稟之異而其體則同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無一息之或間無一氣之或停太和保合品彙流行則道豈有隱而不傳者乎此是孔顏真脉人人心體本來如是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均有是性也而陷溺之陷溺之則不能有之惟君子能存其良心故天性昭明未發之中卓然若見涵養乎此則工夫日益深厚所謂存心養性之妙然而其見也是心體流行上發見不是有時而心有時而性也此精微處須究極

之只爲世間人思慮紛擾自出故無未發之時自
信不及此話須要以收放心爲先其曰未發之中卓然著見又曰是心體流行上發見指點極精密
中字之說甚密但在中之義作中外之中未安許蘇
季明再問伊川答之之詞自可見蓋喜怒哀樂未
發此時蓋在乎中也只如是涵養才於此要尋中
便不是了若只說作在裏面底道理然則已發之
後中何嘗不在裏面乎又中庸之云中是以中形
道也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是以中狀性之體段
也然而性之體段不偏不倚亭亭當當者是固道

之所存也道之流行即事即物無不有恰好底道理是性之體段亦無適而不具焉纔於此尋中便不是了是真見

中體語

在中之義程子曰喜怒哀樂未發只是中也蓋未發之時此理亭亭當當渾然在中節即其在中之理形乎事事物物之間而無不完也非是方其發時別爲一物以主張之於內也情即性之發見也雖有發與未發之殊而性則無內外耳若夫發而不中節則是失其情之正而論其情之理然能反之則亦無不在此者以性未嘗離得故也

程子謂人生而靜以上更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繼之曰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詳味此語意自可見大抵性固難言而惟善可得而名之耳孟子之言所以為有根柢也但所謂善者要人能名之耳若曰難言而遂不可言曰不容說而遂不可說却恐溟涬而無所止也

實然之理具諸其性有是性則備是形以生性無不善也凡其所為視聽言動莫不有則焉皆天之理也性則然矣是故君子無敢不敬也非禮則勿視

非禮則勿聽非禮則勿言非禮則勿動將以順保其㬥性庶幾乎勿失蓋全而生之者此也其可不以全而歸之乎（此正形色天性與惰物之謂）

孟子首以牛山之木爲喻又以夜氣爲說而引孔子之言爲證以明人心之不可不操而存也心本無出入然操之則在此舍之則不在焉方其操而存也謂之入可也本在内也及其舍而亡也謂之出可也非心出在外蓋不見乎此也無時者言其作入作出非入則出也莫知其所止也此大槩言人之心是如此然其操之則存者是亦可見心初未

嘗有出入也然則學者其可不以主一爲務乎呂子約之說既誤以乍存乍亡爲感之用而後說如謂心之本體不可以存亡言此語亦未盡存亡相對雖因操舍而云然方其存時則心之本體固在此非又於此外別尋本體也子約又謂當其存時未能察識而已遷動是則存是一心察識又是一心以此一心察彼一心不亦膠擾支離乎但操之則存操之之久且熟則天理寖明而心可得而盡矣出入二字更須子細會程子曰心本無出入以操舍而言之曰心則無出入矣逐物是欲蓋操之便在

此舍之則不見因操舍故有出入之云耳若論人之逐物蓋因其舍亡故誘於物而欲隨之欲雖萌於心然其逐物而出則是欲耳不可謂心也至於是心之存物來順應理在於此又豈得謂之出乎人之性仁義禮智四德具焉其愛之理則仁也宜之理則義也讓之理則禮也知之理則智也是四者雖未形見而其理固根於此則體實具於此矣性之中只有是四者萬善皆管乎是焉而所謂愛之理者是乃天地生物之心而其所由生者也故仁爲四德之長而又可以兼包焉惟性之中有是四

者故其發見於情則爲惻隱羞惡是非辭讓之端而所謂惻隱者亦未嘗不貫通焉此性情之所以爲體用而心之道則主乎性情者也人惟己私蔽之以失其性之理而爲不仁甚至於爲忮爲忍豈人之情也哉其陷溺者深矣是以爲仁莫要乎克己己私既克則廓然大公而其愛之理素具於性者無所蔽矣愛之理無所蔽則與天地萬物血脉貫通而其用亦無不周矣故指愛以名仁則迷其體而愛之理則仁也指公以爲仁則失其眞而公者人之所以能仁也夫靜而仁義禮智之體具動

而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達其名義位置固不容相奪倫然而惟仁者爲能推之而得其宜是義之所存者也惟仁者爲能恭讓而有節是禮之所存者也惟仁者爲能知覺而不昧是智之所存者也此可見其無能而貫通者矣是以孟子於仁統言之曰仁人心也亦猶在易乾坤四德而統言乾元坤元也然則學者其可不以求仁爲要而爲仁其可不以克己爲道乎

推原仁之本人與天地萬物一體也是以其愛無所不至猶人之身無分寸之膚而不貫通則無分寸

之膚不愛也故以惟公近之之語形容仁體最爲親切欲人體夫所以愛者言仁而以所言愛字只是明得其用耳後來詳所謂愛之理之語方見其親切夫其所以與天地一體者以夫天地之心之所存是乃生生之藴人與物所公共所謂愛之理者也故探其本則未發之前愛之理存乎性是乃仁之體者也察其動則已發之際愛之施被乎物是乃仁之用者也體用一源內外一致此仁之所以爲妙也

如天地以生物爲心之語平看雖不妨然恐不若只

云天地生物之心人得之爲人之心似完全如何
仁道難名惟公近之然不可便以公爲仁又曰公
而以人體之故爲仁此意指仁之體極爲深切愛
終恐只是情葢公天下而無物我之私焉則其愛
無不溥矣如此看乃可由漢以來言仁者葢未嘗
不以愛爲言也
所論萬物皆備一段意亦近裏大抵不能反身則自
不與巳相干他人飽食何與巳事反而至於誠則
樂莫大矣誠則實能有之也
欲游聖門以何爲先其惟求仁乎仁者聖學之樞而

人之所以爲道也有見於言意之表而後知吾儒眞實妙義配天無疆非異端空言比孟子曰思則得之又曰求則得之試取魯論所載精思而深求焉尋樂原只是求仁聲言尋樂者一語道蓋因知孔顏蹊路耳

聖賢之書大要教人使不迷失其本心者也夫人之心天地之心也其周流而該徧者本體也在乾坤曰元而在人所以爲仁也故易曰元者善之長也而孟子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禮曰人者天地之心也而人之所以私僞萬端不勝其過失者皆於氣動於欲亂於意而其本體以隔溺也雖曰

陷溺然非可遂殄滅也譬諸牛山之木日夕之間豈無萌蘖之生乎患在人不能識之耳聖賢教人以求仁使之致其格物之功親切於動靜語默之中而有發乎此也有發乎此則進德有地矣故其於是心也治其亂收其放明其蔽安其危而其廣大無疆之體可得而存矣此學之大端也既云格物之功親切於動靜語默之中

舍四勿其奚以也

學者當以聖賢爲準而所進則當循序亦如致遠者以漸而至也若志不先立即爲自棄向何所進哉

大抵讀經書須平心易氣涵泳其間若意思稍過當

亦自失却正理要切處乃在持敬若專一工夫積
累多自然體察有力只靠言語上若恐未是也
曾子所以告孟敬子者最爲親切此要須自家子細
下工夫某自覺向來於沉潛處少工夫故本領尙
未完一二年來頗專於敬字上勉力愈覺周子主
靜之意爲有味程子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更
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此意須深體之也
持敬乃是切要工夫然要將個敬來治心則不可主
一之謂敬敬是敬此者也只敬便在此若謂敬爲
一物將一物治一物非惟無益而反有害乃孟子

所謂必有事焉而正之卒為助長之病

伊洛老先生所謂主一無適真是學者指南深切著明者也故其欲其於操舍之間體察而居毋越思事靡他及乃是實下手處此正為有捉摸也若於此用力自然漸覺近裏趣約意味日別見則為實見得則為實得不然徒自談高揀妙元只在膠膠擾擾域中三二十年恐只是空過了至善之則烏能實了了乎

夫主一無適正為平日涵養遇事接物方不走作非可臨時下手也

某詳程子教人居敬必以動容貌整思慮爲先蓋動容貌整思慮則其心一所以敬也今但欲存心而以此爲外既不如此用工則心亦烏得而存其所謂存者不過强制其思慮非敬之理矣此其未知内外之本一故也今有人容貌不莊而曰吾心則存不知其所爲不莊者是果何所存乎推此可見矣

人具天地之心所謂元者也由是而發見莫非可欲之善也其不由是而發則爲血氣所動而非其可欲矣聖人者是心純全渾然乾知大始之體也故

日乾聖人之分可欲之善屬焉在賢者則由積習以復其初坤作成物之用也故曰坤學者事也有諸已之信屬焉今欲用工宜莫先於敬用工之久人欲寖除則所謂可欲者益可得而存矣若不養其源徒欲於其發見之際辨擇其可與不可則恐紛擾而無日新之功也此正中庸戒愼恐懼莫見莫顯後先之序不紊即偶於發見處得之則乞人行道之人之弗屑弗受耳烏能免宮室妻妾之累

學之難明也久矣毫釐之差而千里之繆其用極天地而其端不可違乎視聽食息之間識其端則大體可求明其體則妙用可充

四勿

眞脉

所示有云譬如行路須識路頭誠是也然要識路頭親去路口尋求方得若只端坐於室想象政而曰吾識之矣則無是理也元晦所論知字乃是謂知至之知要之此非躬行實踐則莫由至但所謂躬行實踐者須隨所見端確爲之此謂之知常在先則可也

君子之道費而隱此兩字減一個不得聖人固有說費處說隱處然亦未嘗不兩具而兼明之也

理有會有通會而爲一通則有萬釐分縷析各有攸當而後所謂一貫者非溟涬臆度矣此學所以貴

乎窮理此顔子之所以言博文約禮也

力貫於莊工夫貫於密

自孟子之後儒者亦知所尊仰矣而識其然者則或寡焉逮夫本朝濂溪周先生橫渠張先生出始能明其心而二程先生則又盡發其大全於是孔子之所以授於顔子顔子之所以學乎孔子與學者之所當從事乎顔子者深切著明而無隱於來世者矣不知南軒先生以何為孔顔授受處又何處是顔子之獨異於曾思孟處濂溪明道二先生已有明證橫渠伊川二先生所以明其心發其全在何處

顔子之所至亞於聖人孔門高第莫得而班焉及考

魯論師友之所稱有曰不遷怒不貳過而已有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而已自學者觀之疑若近而易識然而顏子之所以爲善學聖人者實在乎此則聖門之學其大畧亦可見矣惟實用其力而後知其難知其難而後有可進之地也然則後之學者貪高慕遠不循其本者終何所得乎故予願與同志之士以顏子爲準的致知力行趨實務本不忽於卑近不遺於細微持以縝密而養以悠久庶乎有以自進於聖人之門墻也

學者潛心孔孟必得其門而入愚以爲莫先於義利之辨蓋聖學無所爲而然也無所爲而然者命之所以不已性之所以不偏而教之所以無窮也凡有所爲而然者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此義利之分也（自未分別義利此爲最徹真入孔氏之門矣）

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爲人者無適而非利爲己者無適而非義曰利雖在己之事亦爲人也曰義則施諸人者亦莫非爲己也

夫惟講學而明理則執天下之物不固而應天下之變不膠吾於天下之物無所惡而物無以累我皆

爲吾役者也吾於天下之事無所厭而事無以汩我皆吾心之妙也豈不有餘裕乎又豈有窮極者乎

好事上一毫纔過便是私意

家庭間事於己見有阻礙其間曲折萬端乃是進修深切處大要返求吾身而已矣

自他人詡爲豪氣底事自學者論之只是氣禀病痛元晦所講要學顔子却不於此等偏處下自克之功豈不害事願以平時以爲糾故者作大病醫療與時相見當觀變化氣質之功古人切磋知此所謂象氣事亦萬世

高明學者通共病痛也

近來士人雖亦有漸向裏者然往往爲邪說引取大抵是不肯於鈍處下工要求快便故差錯耳

向來每見衣冠不整舉止或草草此恐亦不可作小病看古人衣冠容止之閒不是要作意矜持只是循他天則合如是爲尋常因循怠弛故須着勉強自持外之不肅而謂能敬於內可乎

善學者志必在乎聖人而行無忽於卑近不爲驚怪恍惚之見而不舍乎深潛縝密之功伊洛先覺謂學聖人當以顏子爲準的誠明訓也

聖門實學循循有序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非若異端驚夸籠罩自謂一超徑詣而卒爲窮大而無所據也近世一種學者之弊渺茫恍惚更無講學之功其意見只類異端一超徑詣之說非惟自誤亦且誤人不可不察也

上達不可言加功聖人教人以下學之事下學工夫浸密則所爲上達者愈深非下學之外又別爲上達之功也致知力行皆是下學此其意味深遠而無窮非驚怪恍惚者比也學者且當務守守非拘迫之謂不走作也守得定則天理浸明自然漸漸

開拓若強欲驟開拓則將窮大而失其居無地以崇德矣惟收拾豪氣毋忽卑近深厚縝密以進窮理居敬之工則所望也（非悟則下學上達畢竟兩事）竊攷二先生所以教學者不越於居敬窮理二事取其書反復觀之則可以見蓋居敬有力則其所窮者益精窮理復明則其所居者益有地二者蓋互相發也為人之要孰尚於此學而不知其要則泛濫而無功二者言之雖近而意味工夫無窮其間曲折精微惟能用力者當漸知之耳升高自下陟遐自邇務本循序而進久自有所至不可先起求

成之心起求成之心則有害於天理孔子之所謂
獲孟子之所謂正者政此病也

今學者未循其序遽欲識大本則是先起求獲之心
只是想象模量終非其實要須居敬窮理工夫日
積月累則意味自覺無窮於大本當漸瑩然大抵
聖人教人具有先後始終學者存任重道遠之思
切戒欲速也物欲之防先覺所謹蓋人心甚危氣
習難化誠當兢業乎此然隨起隨遏將滅於東而
生於西紛擾之不暇惟端本澄源養之有素則可
以致消弭之力舊見謝上蔡謂透得名利關便是

小歇處疑斯言太快透得名利關亦易事耳如何便謂之小歇處年大更事始知真透得誠未易世有自謂能擺脫名利者是亦未免被他礙着耳前人之言不苟然類如此要用力乃知之耳既曰欲識大本則是先起求獲之心又曰惟端本澄源養之有素兩本字有二否

自孟子而下大學不明只為無知之者耳若曰行則學者事父兄事長上何莫不行也惟其行而不著習而不察耳知之而行則譬如皎日當空脚踏實地步步相應未知而行者如闇中摸索雖或中而不中者亦多矣曾點非若今之人自謂有見而直

不踐履者也正以見得開擴便謂聖人境界不下顏曾請事戰兢之功耳顏曾請事戰兢之功蓋無須臾不敬者也若如今人之不踐履直是未嘗真知耳使其真知若知水火之不可蹈其肯陷乎此論於學者尤切要惟悟後之修顏子之所以欲罷不能也

夫思者沉潛縝密優游涵詠以深造自得者也今而日奔逸絕塵在乎思則有臆度揣取之意無乃流入於異端一聞便悟一超直入之弊乎非聖門思慮作聖之功也

所謂循序者自洒掃應對進退而往皆序也由近以

及遠自麤以至精學之方也如適千里者雖步步
踏實亦須循次而進今欲濶步一蹴而至有是理
哉自欺自誤而已

着實務本乃爲至要才不帖帖地便是有外之心也

試舉天理人欲二端言之學者皆能言有是二端也
然不知以何爲天理而存之以何爲人欲而克之
此未易言也天理微妙而難明人欲洶湧而易起
君子亦豈無欲乎而莫非天命之流行不可以人
欲言也常人亦豈無一事之善哉然其所謂善者
未必非人欲也故大學之道以格物致知爲先格

物以致知則天理可識而不爲人欲所亂不然雖
如異端談高說妙自謂作用是性知學者視之皆
爲人欲而已矣孟子析天理人欲之分深切著明
如云今人乍見孺子匍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
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
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蓋乍見而怵
惕惻隱形焉此蓋天理之所存若內交若要譽若
惡其聲一萌乎其間是乃人欲矣雖然怵惕惻隱
蓋其苗裔發見耳由是而體認其所以然則有以
見大體而萬理可窮也內交要譽惡其聲亦擧一

偶使學者推之耳日用之間精察不舍則工夫趣
味將有非言語可及者
愿只於日用間更因其發見苗裔而深察默求之勿
舍勿棄當的然見其樞機之所由發者矣
或問曰孟子云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若
不令省察苗裔便令培壅根本夫苗裔之萌且未
能知而遽將孰為根本而培壅哉此亦何異閉目
坐禪未見良心之發便敢自謂我已見性者先生
曰不知苗裔固未易培壅根本然根本不培則苗
裔恐愈濯濯也此話須兼看大抵涵養之厚則發

見必多體察之精則本根益固未知大體者且據
所見自持而於發處加察自然漸覺有功不然都
不培壅但欲省察恐膠膠擾擾而知見無由得發
也此問於學者甚爲切要先生答之猶似籠統夫察苗裔欲求本根也苗裔未察以何爲本根而壅培之乎要知以戒慎恐懼主一無適爲察識則壅培亦不外之矣
不睹不聞者指此心之所存非耳目之可見聞也目
所不睹可謂隱矣耳所不聞可謂微矣然莫見莫
顯者以善惡之機一毫萌焉即吾心之靈有不可
自欺而不可以揜者此其所以爲見顯之至者也
以吾心之靈獨知之而人所不與故言獨此君子

之所致嚴者葢操之之要也今以不睹不聞爲方寸之地隱微爲善惡之機而又以獨爲合是二者以吾之所見乎此者言之不支離否

古之進學亦何遠求哉莫不有父母兄弟也愛敬之心豈獨無之是必有由之而不知者盍亦反而思之乎反而思之則所以用力者葢有道矣古之人自冬溫夏凊昏定晨省以爲孝自徐行後長者以爲弟行著習察存養擴充以至於盡性至命其端初不遠貴乎勿舍而已（亦是一種察識工夫）

孟子之得傳於孔氏發人深切齊宣王見一牛之觳

觫而不忍則告之曰是心足以王矣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善推其所爲而已論堯舜之道本於孝弟則欲其體夫徐行疾行之間指乍見孺子匍匐將入井之時則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於此焉求之則不差矣嘗試察吾終日事親從兄應物處事是端也其或發見亦知其所以然乎誠能默識而存之擴充而達之生生之妙油然於中則仁之大體豈不可得乎及其至也與天地合德鬼神同用悠久無疆變化莫測而其則初不遠矣

人之所以能知者以其爲天地之心太極之動發見

周流備乎已也然則心體不既廣大矣乎道義完具事事物物無不該無不徧者也而人顧乃局於血氣之內而自小之雖曰自小之而其廣大之體本自若是以貴夫能擴也然而知之之端不發則擴之之功亦無自而施故孟子謂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夫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一萌於中亦知其所以然乎知其所以然則良心見矣此所謂若火之始燃泉之始達擴者擴乎此者也擴之之道其惟窮理而居敬乎理明則有以精其知敬立則有以宅其知從事於斯涵泳不舍則其

胸中將益開裕和樂而所得日新矣故克無欲害人之心而至於仁不可勝用克無穿窬之心而至於義不可勝用仁義之不可勝用豈自外求乎擴而至於如天地變化草木蕃亦吾心體之本然者也故擴者生道也恕之功也仁之方也學者所以求盡其心者也於孟學反覆發揮殆盡

論曰人知象山之學本於孟子不知先生之得於孟子者尤深也其苗裔發見之說真足以明乍見呼蹴之旨而闢千載既晦之悟門卽白沙之端倪與陽明之良知皆有不能外之者至於象山之於孟子猶不免

傳其秋殺盡露之風先生既得其悟門即以是門求見仁體其言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人得之爲人之心又曰原仁之本人與天地萬物一體也是以其愛無所不至猶人之身無分寸之膚而不貫通則無分寸之膚不愛也又曰爲仁莫要乎克己己私既克則廓然大公其愛之理素具於性者無所蔽矣愛之理無所蔽則與天地萬物血脉貫通而其用亦無不周矣又曰大抵不能反身自不與己相干他人飽食何與己事反而至於誠則樂莫大焉誠則實能有之也又曰尋樂原只是求仁豈其資稟明膚温純又賴胡

先生見卽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故其於學一不投足於旁蹊曲徑而逕由周程之脉以窺孔顏之授乎故其所以明仁之體與求仁之功卓然明顯而絕無枝蔓千載而下儗先生之胸次其殆融然春風沂水之妙悠然鳶飛魚躍之機乎卽晦菴先生之轉入未必不有藉於先生也更假之年則功化有未可量者若其經世之畧亦與諸儒夐別豈其自少之閱歷與寒士之崛起者事半而功倍乎

陸象山先生

先生名九淵字子靜金谿人父賀端重不伐究心典籍見於躬行酌先儒冠婚喪祭之禮行之家家道之整著聞州里先生幼不戲弄靜重如成人角總誦經至夕不寐衣履有弊而無壞常自洒掃林下宴坐終日與人粹然樂易然惡非禮者讀書不苟簡外視雖若閑暇而實勤於攷索伯兄總家務常夜分起必見先生秉燭檢書程正叔之學後儒方尊敬講習先生獨曰丱角時聞人誦伊川語自覺若傷我者亦嘗謂人曰伊川之言奚爲與孔孟不類初讀論語即疑有

子之支離、自三四歲時、常侍父行、遇事物必致問、一日忽問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父呵之、乃始置而胸中之疑終在、後十餘歲因讀古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曰、元來無窮、人與天地萬物、皆在無窮之中者也、乃援筆書曰、宇宙內事、乃己分內事、己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又嘗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下有

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一日其兄子壽九齡
問曰、吾弟今在何處做工夫、答曰、在人情事勢物理
上做工夫、子壽應之曰、若知物價之低昂、與夫辯物
之美惡眞僞乎、曰物價低昂、物之美惡眞僞、則吾不
可謂之不能、然吾之所做工夫者、非此之謂也、乾道
八年、登進士第、時年三十四歲、考官呂伯恭祖謙識
其文於數千人之中、知其爲江西陸子靜也、其始至
行都、一時俊傑、咸從之游、先生朝夕應酬答問、學者
踵至、至不得寐者、餘四十日、自奉甚薄、而精神益強、
聽其言、與爭者甚衆、還里、聞風至者益盛、先生旣受

徙、卽去今世所謂學規者、而諸生奮心自興、容體自莊、雍雍于于、相觀而化、有一生飯次微交足、飯旣、先生從容問之曰、汝適有過、知之乎、生畧思曰、已省、先生曰、何過、對曰、中食覺交足、雖旣改正、亦放逸也、其嚴如此、先生深知學者心術之微、言中其情、或至汗下、有懷於中而不能自曉者、爲之條析其故、悉如其心、亦有相去千里、素無雅故、聞其大槩、而盡得其爲人、嘗有言曰、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卽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卽爲不正、有可以形迹觀者、有不可以形迹觀者、必以形迹觀人、則不足以知

人、必以形迹繩人則不足以救人、又曰今天下學者惟有兩途、一途朴實、一途議論、先生嘗攻切問者之非、問者不領、惡聲輒至、旁觀不能堪、而先生悠然從容乃及他事、淳熙元年、訪呂伯恭於衢、淳熙二年、與朱仲晦熹、呂伯恭會于鵞湖、兄子壽曰伯恭約元晦爲此集、正爲學術異同、某兄弟先自不同、何以望鵞湖之同、遂與先生議論致辨、又令先生自說至晚罷、子壽曰子靜之說極是、得一詩云、孩提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址忽成岑、留情傳註翻榛塞、著意精微轉陸沉、珍重友朋勤琢

切須知至樂在如今先生曰詩甚嘉但第二句微有未安子壽曰說得恁地又道未安更要如何先生曰不妨一面起行及至鵞湖祖謙首問子壽別後新功子壽舉詩纔四句仲晦顧伯恭曰子壽早已上子靜船了也舉詩罷遂致辯於子壽先生曰其途中和得家兄此詩云墟墓興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云云仲晦不懌於是各休息翌日議論往來數十折大相不協蓋呂爲此會意本以兩家異同欲會歸於一而定所適從朱之意欲令人泛觀博覽而後歸之約陸之意欲先發明人之本心而後使之博覽朱以陸

之教人爲太簡陸以朱之教人爲支離竟不能合也
生又謂堯舜之前何書可讀子壽止之乃別去先生
授崇安縣主簿淳熙八年仲晦爲南康守先生往訪
仲晦與泛舟樂曰自有宇宙以來已有此溪山還有
此佳客否乃請先生登白鹿洞書院講席講君子喻
於義小人喻於利一章仲晦復請筆之於簡以惠同
志尋刻之於石先生云講義亦發明精神不盡然當
時說得來痛快聽者至有流涕者曾史浩薦之陞擢
不赴九年侍從復薦之除國子正諸生叩請孝斈啟
諭如家居教授感發良多十年冬遷勅令所刪定官

十一年當輪對期迫甚猶未入思慮所親累請久乃下筆繕寫就厥明即對遂陳五論一論讐耻未復願博求天下之俊傑相與舉論道經邦之職二論願致尊德樂道之誠三論知人之難四論事當馴致而不可驟五論人主不當親細事帝稱善十三年人謂九淵久次宜求去先生曰往時面對頗陳大義明主不以爲非然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思欲再望清光少自竭盡以致臣子之義距對五日除將作監丞後省疏駁得旨主管台州崇道觀先生既歸學者愈盛雖鄉曲老長亦俯首聽誨先生悼時俗之通病啓人心之

民有、咸惕然以懲、躍然以興、甯請城邑、環坐至不能容、縣大夫爲設講坐於學宮、聽者溢塞塗巷、從游之盛、未見有此、貴溪有山、實龍虎之本、岡先生登而樂之、結茆其上、上高五里、其形如象、遂名之曰象山、自號象山翁、四方學徒、復大集、至數百人、於是人號象山先生、門人嘗問先生之學、亦有所受乎、曰、因讀孟子而自得之於心也、嘗謂學者曰、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闕、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又曰、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却難、或勸先生著書、曰、六經著我、我

註六經又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腳是時與仲晦辯太極圖說無極二字屢往復竟不合學者或貽書詆之仲晦復其書云南渡以來八字著脚理會着工夫者惟某與陸子靜二人而已某實敬其爲人未可以輕議之也先生嘗云建安無朱仲晦青田無陸子靜十六年祠秩滿今上登極除知荊門軍有縣丞問赴任尚在何時先生曰比來爲得疾速之任之命方欲單騎即行丞因言及虜人有南牧之意先生遽云如此則荊門乃次邊之地某嘗挈家以行未免少遲若以單騎却似有所畏忌也吏以故例白內諸局務

外諸縣必有揭示約束接賓受詞分日先生日安用是延見僚屬如朋友論事惟理是從而已既抵任每一同官稟事衆有所見皆得展其所懷辯爭利害於前先生唯默聽其是非既明乃從賛歎以奬其狥公之意先生所判僚屬却回者常有之先生教民如子弟雖賤隸走卒亦諭以義理接賓受詞無早暮下情盡達無壅故郡境之内官吏之貪廉民俗之習尚忠良材武與猾吏豪強先生皆得之於無事之日往時郡有追逮皆特遣人先生唯令訴者自執狀以追以地近遠立限至如期即日處決輕罪多酌人情曉令

解釋至人倫之訟既明多使領原詞自毀之以全其
俗唯估終不可誨化乃始斷治詳其文狀以防後日
反覆久之民情益孚兩造有不持狀唯對辯求決者
嘗夜與僚屬坐吏白有老者訴甚急呼問之體戰言
不可解俾吏狀之謂其子爲羣卒所殺先生判翌日
呈僚屬難之先生曰子安之不至是淩晨追究其子
蓋無恙也有訴遭竊脫而不知其人先生自出二人
姓名使捕至訊之伏辜盡得所竊物還訴者且宥其
罪使自新因語吏曰某所某人尤暴吏亦莫知翌日
有訴遭奪掠者即其人也乃加追治吏大驚郡人以

爲袪初保伍之制州縣多不檢覈盜賊得以匿藏近邊尤甚先生首申嚴之姦無所蔽有刼僧廬鄰伍遽集擒獲不逸一人至是羣盜屏息荆門素無城壁先生以爲此自古戰爭之塲今爲次邊在江漢之間爲四集之地南接江陵北接襄陽東護隨郢之脅西當光化夷陵之衝荆門固則四鄰有所恃否則有背脅腹心之虞由唐之湖陽以趨山則其涉漢之徑已在荆門之脅由鄧城以涉漢則其趨山之道已在荆門之腹餘有間途茨津陂陁不能以限馬灘瀨不能以濡軌者所在尚多自我出奇制勝徼敵兵之腹脇者

亦正在此雖四山環合易於備禦義勇四千強壯可用而倉廩藏庫之間麋鹿可至前守亦欲修築子城憚重費不敢輕舉先生審度决計召集義勇優給傭直躬自勸督役者樂趨二旬訖築初計擬費緡錢二十萬至是僅費緡五千而工畢讀三國六朝史見夷狄亂華又聞長老道靖康間事乃剪去指爪學弓馬訪求智勇與之商確武事利病形勢險要人材短長罔弗盡心嘗云做得工夫實則所說即實事所指人病即實病又云吾人讀春秋知中國夷狄之變二聖讐豈可不復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今吾人

商居優游亦可爲恥乃懷安非懷義也此皆是實理
實說李將使雲將家子也與國人有勇力先生奇而
教之後獲用大尉畢再遇帳下其家祠事先生或問
何爲曰雲少時嘗欲率五百人打刼起事一日往見
先生蒙誨幡然而改不然此身不得爲人矣先生平
日激勸人才類如此其守荆門獎拔奇才亦多荆門
兩縣置壘事力綿薄連歲困於送迎藏庫空竭調度
倚辦商稅先是日差屬吏伺商人於門檢貨給引然
後至務務唯據引入稅出門又覆視官收無幾而出
入之費已多門吏取賄多所藏覆禁物亦或通行商

若重費多由僻途務入日縮先生罷去之或曰門譏所以防奸列郡行之以爲常一旦罷廢商冒利必有不至務者先生曰是非爾所知即日揭示俾徑至務是日稅入立增有一巨商已趨僻途忽聞新令復出正路邏尉卒於岐捕之先生揭得其實勞而釋之巨商感泣自是稅收增倍郡有故事上元設齋醮黃堂爲民祈福先生於是會吏民講洪範斂福錫民一章以代醮事發明人心之善所以自求多福莫不曉然有感於中湖北諸郡軍士多逃徙視官府如傳舍不可禁止緩急無可使者先生病之乃信捕獲之賞重

齊衆之刑又數閱射中者受賞役之加厲直無饑寒
之憂相與悉心弓矢造者絶少平時按射不出兵伍
郡民皆得與中亦同賞薦舉其屬不限流品皆曰古
者無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之分
而賢不肖之辨畧先是先生之家居也鄉人苦旱羣
禱莫應有請於先生先生爲禱大雨隨至荊門亦旱
先生每有祈必踈雨隨車郡民異之治化孚洽久而
益著既踰年笞箠不施至無訟諸司交章論薦三年
十一月語女兄曰先教授兄有志天下竟不得施以
沒又謂家人曰吾將死矣家人不然其言先生曰理

亦自然又告僚屬曰某將告終先生素有血疾居旬
日大作實十二月丙午越三日疾良已接見屬僚與
論政理如平時宴息靜室命掃灑焚香家事一不掛
齒庚戌禱雪辛亥雪驟降命具浴浴罷盡易新衣幅
巾端坐家人進藥却之自是不復言癸丑日中奄然
而卒年五十四謚文安門人奔哭會葬以千數郡縣
於其講學之地爲立祠二子持之循之門人傅子雲
曰先生視古如反諸掌視民如納諸溝斯學斯志曾
不一施弧矢不去手關河不忘懷搜求忠勇義欲一
伸曾不一遂莫大於曆夜觀星象莫神於易書策著

元問樂遠稽古制莫不畢究少年時常坐臨安市肆觀棋如是者累日棋工曰君日來觀必是高手願求教先生曰未也三日後卻來乃買棋一副歸而懸之室中臥而仰視之者兩日忽悟曰此河圖數也遂往與對局棋工連負乃起謝曰某臨安第一手來者皆饒一先今君反饒某一先天下無敵手矣先生笑而去其聰明過人如此與羅春伯書云宇宙無際天地開闢本只一家來書乃謂自家屋裏人不亦陋乎謂之自家不知孰爲他家古人但問是非邪正不問自家他家君子之心未嘗不欲其去非而就是舍

邪而適正其怙終不悛則當爲夬之上六矣舜於四凶孔子於少正卯亦治其家人耳人以此論爲渾厚高明且以我朝言之自慶曆以前未有君子小人之名所謂本只一家者也故君子未嘗受禍自慶曆以後君子小人之名始立則有自家他家之分矣故君子之受禍一節深於一節

此理在宇宙未嘗有所隱遁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者順此理而無私焉耳人與天地並立而爲三極者徇自私而不順此理哉孟子曰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人惟不立乎大者故爲小者所

奪以叛乎此理而與天地不相似矣此是先生一生學問宗旨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優優大哉天之所以爲天者是道也故曰惟天爲大天降衷於人人受中以生是道固在人矣孟子曰從其大體從此者也又曰養其大體養此者也又曰養而無害無害乎此者也又曰先立乎其大者立乎此者也居之謂之廣居立之謂之正位行之謂之大道非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則何以爲大丈夫

優優大哉似連禮儀威儀語意更完足

宇宙不曾限隔人人自限隔宇宙

吾於踐履未能純一然纔自警策便與天地相似不誣語

人須是閑時大綱思量宇宙之間如此廣闊吾身立於其中須大做一個人繆文子云某嘗思量我是一個人豈可不為人却為草木禽獸先生云如此便又細了只要大綱思量且如天命之謂性天之所以命我者不殊乎天須是放教規模廣大若尋常思量得臨事時自省力不到得被陷溺了文子云某始初來見先生若發蒙然再見先生覺心下快活凡事亦自持只恐到昏時自理會不得先生

云見得時何待之有人之於耳要聽即聽不要聽則否於目亦然何獨於心而不由我乎要知與天不殊處是何等心念方可真與天不殊而後可謂之浩浩其天不然終是殊也且此心制縛固不得從又不得

道遍滿天下無些小空闕四端萬善皆天之所予不勞人粧點但是人自有病與他間隔了又云只一些重便是病又云一些輕亦是病程子云若不有諸己自與己不相干與此言爲最相濟

人爲學甚難天覆地載春生夏長秋斂冬肅俱此理人居其間要識此理如何解得

天理人欲之言亦自不是至論若天是理人是欲則是天人不同矣此其原蓋出於老氏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而後好惡形焉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天理人欲之言蓋出於此樂記之言亦根於老氏且如專言靜是天性則動獨不是天性耶書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解者多指人心爲人欲道心爲天理此說非是心一也人安有二心自人而言則曰惟危自道而言則曰惟微罔念作狂克念作聖非危乎無聲無臭無形無體非微乎

太陽當天太陰五緯猶自放光芒不得那有魑魅魍
魎来
道塞天地人以自私之身與道不相入人能退步自
少自省自然相入唐虞三代教化行習俗美人無
由任私得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
左右民今都相背了說不得
心一心也理一理也至當歸一精義無二此心此理
實不容有二故夫子曰道一以貫之孟子曰夫道
一而已矣又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如是則爲
仁反是則爲不仁仁卽此心也此理也求則得之

得此理也先知者知此理也先覺者覺此理也愛其親者此理也敬其兄者此理也見孺子將入井而有怵惕惻隱之心者此理也可羞之事則羞之可惡之事則惡之者此理也是知其爲是非知其爲非此理也宜辭而辭宜遜而遜者此理也敬此理也義亦此理也內此理也外亦此理也故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孟子曰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此天之所與我者我固有之非由外鑠我也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此吾之本心也

詩稱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康衢之歌堯亦不過如此論語之稱舜禹曰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人能知與焉之過　識知之病則此心炯然此理坦然物各付物會其有極歸其有極矣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不然則作好作惡之私偏黨反側之患雖賢者智者有所未免巾固未易執和風未易致也

此理充塞宇宙天地鬼神且不能違異況於人乎誠知此理當無彼已之私善之在人猶在已也故人之有善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

其口出者訓告者保惠者教誨此人之情也理之
所當然也
此理塞宇宙故先聖賢常在目前蓋他不曾用私智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理豈容識知哉吾有知乎
哉無知也此理豈容有知哉
人心至靈此理至明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
先生言萬物森然於方寸之間滿心而發充塞宇宙
無非此理孟子就四端上指示人豈是人心只有
這四端而已又就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
之心一端指示人見得此心昭然但能充此心足

矣乃謂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

今之學者只用心於枝葉不求實處孟子云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心只是一個心某之心吾友之心上而千百載聖賢之心下而千百載復有一聖賢其心亦只如此心之體甚大若能盡我之心便與天同爲學只是理會此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何嘗騰口說伯敏云如何是盡心性材心情如何分別先生云如吾友此言又是枝葉雖然此非吾友之過蓋舉世之弊今之學者讀

書只是解字更不求血脉且如情性心材都只是一般物事言偶不同耳伯敏云莫是同出而異名否先生曰不須得說說着便不是將来只是滕口說爲人不爲巳若理會得自家實處他日自明若必欲說時則在天者爲性在人者爲心此葢隨吾友而言其實不須如此只是要盡去爲心之累者如吾友適意時即今便是牛山之木一段血脉只在仁義上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此豈人之情也哉是偶然說及初不須分别所以令吾友讀此者葢欲吾友知斧斤之害其材有以警

戕其心日夜之所息息者歇也又曰生息蓋人之良心爲斧斤所壞夜間方得歇息若夜間得息時則平旦好惡與常人甚不相遠惟旦晝所爲梏亡不止到後来夜間亦不能得息夢寐顛倒思慮紛亂以致淪爲禽獸人見其如此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人之情也哉只與理會實實會就心上理會俗諺云癡人面前不得說夢又曰獅子咬人狂狗逐塊以土打獅子便徑来咬人若打狗狗狂只去理會土聖賢急於教人故以情以心以材說與人如何泥得老兄與別人說定是說如何樣是心如

何樣是性情與材如此分明說得好劃地不干我事須是血脉骨髓理會實處始得凡讀書皆如此近來論學者言擴而充之須於四端上逐一充焉有此理孟子當來只是發出人有是四端以明人性之善不可自暴自棄苟以此爲心則此理自明當惻隱處自惻隱當羞惡當辭遜是非在前自能辨之又云當寬裕溫柔自寬裕溫柔當發強剛毅自發強剛毅所謂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語曰顏子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日月至三月不違與至誠無息則有間矣若其所至

所不遺所無息者豈容有二理哉古人惟見得此
理故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
人共生乎天地之間無非同氣狀其善而沮其惡義
所當然安得有彼我之意又安得有自爲之意
仁自夫子發之
須是下及物功夫則隨大隨小有濟
顏子問仁之後夫子許多事業皆分付顏子了故曰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顏子沒夫
子哭之曰天喪予蓋夫子事業自是無傳矣曾子
雖能傳其脉然參也魯豈能望顏子之素蓄幸曾

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夫子之道至孟子而一光然夫子所分付顏子事業亦竟不復傳也先生何以不從顏而從孟又何以不發明不傳之秘

夫子以仁發明斯道其言渾無罅縫孟子十字打開更無隱遁蓋時不同也

儆戒抑畏戒謹恐懼者粹然一出於正與曲肱陋巷之樂舞雩詠歸之志不相悖違

二程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而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後來明道此意却存伊川巳失此意

學者且當論志不必遽論所到

志小不可以語大人事

大凡爲學須要有所立語云已欲立而立人卓然不爲流俗所移乃爲有立須思量天之所以與我者是甚底爲復是要做人否理會得這個明白然後方可謂之學問故孟子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如博學審問明辨謹思篤行亦謂此也此須有志方可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是這個志

上是天下是地人居其間須是做得人方不枉

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今千百年無一人有志也是悵

他不得志個甚底須是有智識然後有志願

先生語伯敏云人惟患無志有志無有不成者然資禀厚者必竟有志吾友每聽某之言如何伯敏曰每聞先生之言茫然不知所入幼者聽而勿問又不敢躐等先生云若果有志且須分別勢利道義兩途某之所言皆吾友所固有且如聖賢垂教亦是人固有豈是外面把一件物事來贈吾友但能悉為發明天之所以予我者如此其厚如此其貴不失其所以為人耳伯敏問云日用常行去甚處下工夫先生云能知天之所以予我者至貴至厚

自然達非僻惟正是守且要知我之所固有伯敏云非僻未嘗敢爲先生云不過是硬制在這裏其間有不可制者如此將來亦費力所以要得知天之予我者看吾友似可進緣未曾被人閑言語所惑從頭理會故易入蓋先入者爲主如一器皿虛則能受物若垢汙先入後雖欲加以好水亦費力

伯敏云伯敏於此心能剛制其非只是持之不久耳先生云剛制於外而不內思其本涵養之功不至若得心下明白正當何須剛制且如在此說話使忽有美色在兄必無悅色之心若心常似如今何

須剛制

此天之所以予我者非由外鑠我也思則得之得此者也先立乎其大者立此者也積善者積此者也集義者集此者也知德者知此者也進德者進此者也同此之謂同德異此之謂異端

己私未克之人如在陷穽如在荊棘如在泥塗如在囹圄械繫之中人能有此見何病不除

大學言明明德之序先於致知孟子言誠身之道在於明善今善之未明知之未至而循誦習傳陰儲密積廑身以從事喻諸登山而陷谷愈入而愈深

適越而北轅愈騖而愈遠不知開端發足大指之非而日與澤虞燕買謀遠近計枉直於其間是必没身於大澤窮老於幽都而已

先生與學者說及智聖始終條理一章忽問松云智聖是如何松云知此之謂智盡此之謂聖先生曰智聖有優劣否松曰無優劣先生曰好無優劣然孟子云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如此說似歸重於智松曰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巧也行文自當如此孟子不成道其至爾力也其中爾巧也先生曰是松又曰智聖雖無優劣却有先後畢

竟致知在先力行在後故曰始終先生曰是

學問之初切磋之次必有自疑之兆及其至也必有自克之實此古人物格知至之功也

忠之爲道貴切近而優游切近則不失己優游則不滯物

天之生斯民也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此其理也誠得其師則傳授之間自有本末先後不使學者叢然費其心力耗其精神而無所至止也

今既見得此理便宜自立此理自是人者何必使他人明指大者既見此理無非何緣未知今是此理

非可以私智揣度傅會若能知私智之非私智屛滅此理自明若任其私智雖高才亦惑若不任私智雖無才者亦明

平居不與事接時切須鞭策得烱然不可昧沒對越上帝則遇事時自省力矣

正理在人心乃所謂固有易而易知簡而易從初非甚高難行之事然自失正者言之必由正學以克其私而後可言也

吾心苟無所陷溺無所蒙蔽則舒慘之變嘗如四序之推遷自適其宜記之所謂忘於禮者之禮也其

動也中益近之矣

至當歸一精義無二誠得精當則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故自本諸身徵諸庶民至於百世俟聖人而不惑者誠精當之不容貳也

爲學有講明有踐履大學致知格物中庸博學審問謹思明辨孟子始條理者智之事此講明也大學脩身正心中庸篤行之孟子終條理者聖之事此踐履也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自大學言之固

先乎講明矣自中庸言之學之弗能問之弗知思之弗得辨之弗明則亦何所行哉未嘗學問思辨而曰吾唯篤行之而已是冥行者也自孟子言之則事蓋未有無始而有終者講明之未至而徒恃其能力行是猶射者不習於教法之巧而徒恃其有力謂吾能至於百步之外而不計其未嘗中也

古人所以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無有師保如臨父母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若平居一有緩懈一有凝滯則精神立見凌奪事至物來固宜有困敗之憂雖然到此若能深省痛鞭何困之有

行不失其居居不違其道是故經綸酬酢變通不窮非素操持只恐急切難省不起大都先生之學使人多猛省處無須臾或離其位也此吾新語試參之

大抵為學不必追尋舊見此心此理昭然宇宙之間誠能得其端緒所謂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非疇昔意見所可比擬此眞吾所固有非由外鑠正不必以舊見為固有也

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此心之靈苟無壅蔽昧沒則痛癢無不知者國之治忽民之休戚彝倫之敘斁士大夫學問之是非心術之邪正接

於耳目而寘於其心則此心之靈必有蘊蔽昧沒者矣在物者亦在已驗也何往而不可以致吾反求之功

宇宙間自有實理所貴乎學者為能明此理耳此理苟明則自有實行有實事實行之人所謂不言而信與近時一種廠脣吻間圖度者天淵不侔

大人之事至公至正至廣大至平直剖管蠡之見蕩其私曲則天自大地自廣日月自昭明人之生也本直豈不樂哉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

先王之時庠序之教特申斯義以致其知使不失其本心而已堯舜之道不過如此此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何至遂視古俗自絕於聖賢哉物之所蔽說之所迷欲之所制意之所羈獨不可研慮考竟圖所以去之而願安之乎

彝倫在人維天所命良知之端形於愛敬擴而充之聖哲之所以為聖哲也先知者知此而已先覺者覺此而已說到良知之端形於愛敬便是孟子心法

若是聖人亦還一些子精彩不得

問養氣一段先生云此尤當求血脈只要理會我善

發吾浩然之氣當吾友適意時別事不理會將便是浩然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葢孟子當時與告子說告子之意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是外面硬把捉底要之亦是孔門別派將來也會成只是終不自然孟子出於子思則是涵養成就者故曰是集義所生者集義只是積善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若行事不當於心如何得浩然此言皆所以闢告子孟子之言大抵皆因當時之人處已太卑而視聖人太高不惟處已太卑而亦以此處人如是何足與言仁

義也之語可見不知天之予我者其初未嘗不同如某嘗有材焉之類皆以爲材乃聖賢所有我之所無不敢承當着故孟子說此乃人人都有自爲斧斤所壞所以淪胥爲禽獸若能涵養此心便是聖賢讀孟子須當理會他所以立言之意血脈不明沉溺章句何益如此議論極爲痛切學者於心之所以與天同處總不識乃豈以心體之廣大高明一毫無累便與天同耶

道理只是眼前道理雖見到聖人田地亦只是眼前道理

傅子淵自北歸其家陳正己問之曰陸先生教人何

先對曰辨志正己復問曰何辨對曰義利之辨
生於末世故與學者言費許多力氣蓋爲他有許多
病痛若在上世只是與他說入則孝出則弟初無
許多事
無他利與善之間也此是孟子見得透故如此說
吾之學問與諸處異者只是在我全無杜撰雖千言
萬語只是覺得他底在我不曾添一些些近有議吾
者云除了先立乎其大者一句全無伎倆吾聞之
曰誠然
吾與人言多就血脉上感移他故人之聽之者易非

若法令者之爲也如孟子與齊君言只就與民同
處轉移他其餘自正

吾之教人大槩使其本常重不爲末所累今世論學
者却不悅此

學者不可用心太緊深山有寶無心於寶者得之悟境

語

曹立之有書於先生曰願先生且將孝弟忠信誨人
先生云立志之說如此孝弟忠信如何說且將

或有說先生之教人專欲管歸一路者先生曰吾亦
只有此一路

初學者能完聚得幾多精神纔一霍便散了某平
日如何樣完養故有許多精神難散
人皆可以爲堯舜此性此道與堯舜元不異若其才
則有不同學者當量力度德
惡能害心善亦能害心如濟道是爲善所害一有所滯善即是惡
自家表裏內外如一
人心有消殺不得處便是私意便去牽義引文牽枝
引蔓牽今引古爲證爲靠
彘鷄終日營營無超然之意須是一刀兩斷何故營

管如此管管底討個甚麽

學能變化氣質

古人精神不閑用不做則已一做便不徒然所以做得事成須要一切蕩滌莫留一些方得

前輩大量底人看有甚大小大事他見如不見聞如不聞今人略有些氣燄者多只是附物元非自立也若某則不識一個字亦須還我堂堂地做個人

本分事熟後日用中事全不離此後生只管令就本分事用工猶自救不暇難難教他只就本分事便就日用中事又一切忘了本分事難難精神全要

原缺

在內不要在外若在外一生無是處但如獎一小

人亦不可謂今要將此〻子意思獎他怒一小人亦

不可謂今要將此〻子意思怒他都無事此只要當

獎即獎當怒即怒吾亦不自知若有意為之便是

私感畏人都不得

凡事莫如此滯〻泥〻某平生於此有長都不去着

他事凡事累自家一毫不得每理會一事時血脈

骨髓都在自家手中然我此中却似個閑〻散〻

全不理會事底人不陷事中

顯仲問云某何故多昏先生云人氣禀清濁不同只

自完養不逐物即隨清明纔一逐物便昏眩了顛仆好懸斷都是妄意人心有病須是剝落剝落得一番即一番清明後隨起來又剝落又清明須是剝落得淨盡方是

某皆是逐事逐物攷究練磨積日累月以至如此不是自會亦不是別有一竅子亦不是等閑理會一理會便會但是理會與他人別某從來勤理會長兄每四更一點起時只見某在看書或檢書或默坐常說與子姪以爲勤他人莫及今人都言某懶不曾去理會好笑貞與當時所病先生者相反

某平時未嘗立學規但常就本上理會有本自然有末若全去末上理會非惟無益今既於本上有所知可略地順風吹火隨時建立但莫去抱爐作竈

與顧條稍別

論語中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之類不知所及所守者何事如學而時習之不知時習習何事苟學者本領則知之所及者及此也仁之所守者守此也時習之習此也說者說此樂者樂此如高屋之上建瓴水矣

朱濟道方稱贊文王謂曰文王不可輕贊須是識得

文王方可稱贊濟道云文王聖人誠非某所識曰
識得朱濟道便是文王

先生歸自臨安子雲問近來學者先生云有一人近
來有省云一蔽既徹羣疑盡亡

天下之理將從其簡且易者而學之乎將欲其繁且
難者而學之乎若繁且難者果足以爲道學苦而
爲之可也其實本不足以爲道學者何苦溺於繁
難之說簡且易者又易知易從又信足以爲道學
者何憚而不爲簡易之從乎

徐仲誠請教使思孟子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

樂莫大焉一章仲誠處槐堂一月一日問之云仲誠思得孟子如何仲誠答曰如鏡中觀花答云見得仲誠也是如此顧左右曰仲誠真善自述者因說與云此事不在他求只在仲誠身上既又微笑而言曰已是分明說了也少間仲誠因問中庸以何爲要語答云我與汝說內汝只管說外良久曰句句是要語梭山曰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此是要語答曰未知學博學個什麼審問個什麼明辨個什麼篤行個什麼

聖人教人只是就人日用處開端如孟子言徐行後

長可爲堯舜不成在長者後行便是堯舜怎生做
得堯舜樣事須是就上面着工夫聖人所謂吾無
隱乎爾誰能出不由戶直截是如此

大綱提掇來細細理會去此乃是中庸宗旨

如魚龍游於江海之中沛然無礙

提要會以觀方來

知非則本心即復

江恭之問恭每懲忿窒慾求之於心然能暫而不能
久請教答曰但懲忿窒慾未是學問事便懲窒得
全無後也未是學學者須是明理須是知學然後

說得懲窒知學後懲窒與常人懲窒不同常人懲
窒只是就事就末
學者須是打疊田地淨潔然後令他奮發植立若田
地不淨潔則奮發植立不得古人爲學必讀書然
後爲學爲可見然田地不潔淨亦讀書不得若讀
書則是假寇兵資盜糧
內無所累外無所累自然自在纔有一些子意便沉
重了徹骨徹髓見得超然於一身自然輕清自然
靈
詹阜民侍坐先生遽起某亦起先生曰還用安排否

顧鄰評騭

先生謂詹阜民曰學者能常閉目亦佳某因此無事則安坐瞑目用力操存夜以繼日如此者半月一日下樓忽覺此心已復澄瑩中立竊異之遂見先生先生目逆而視之曰此理已顯也某問先生何以知之曰占之眸子而已因謂某道果在邇乎某曰然昔者嘗以南軒張先生所類洙泗言仁書考察之終不知仁今始解矣先生曰是即知也勇也某因言而通對曰不惟知勇萬善皆是物也先生曰然然當爲說存養一節

有舉荀子解蔽遂爲蔽近爲蔽輕爲蔽重爲蔽之類
說好先生曰是好只是你無主人有主人時近亦
不蔽遠亦不蔽輕重皆然

論曰象山先生之學、一從孟子悟入其潔淨精微光明特達蓋孟子之後、一人而已故當時有識之者云除了先立乎其大者一句、全無伎倆先生聞之曰誠然信矣、然孟子如觳觫乍見嘑蹴平旦良知良能時時指其大者發見之端、使人識取蓋謂欲立其大必先識其大者而後可、先生之言曰顔淵問仁之後夫子許多事業皆分付顔子了、顔子歿夫子哭之曰天

喪予、蓋夫子事業無傳矣、幸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夫子之道至孟子而一光、然夫子所分付顏子事業竟不復傳矣、他日又曰、二程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吾與點也之意、後來明道此意卻存、伊川已失之、其先後剖判若此、亦至精且切矣、此正大者所在也、不知先生自謂於顏子伯子之所得竟何如也、明道先生曰、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幷秋殺盡見、又曰、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又曰、孟子有些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或曰、英氣見於甚處、

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如冰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温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又明道先生非好貶剥人者於此數數致意焉必其所關於聖學者非細矣毫釐千里後人其可忽諸又先生既於孟子得力得無併其秋殺而見之乎

楊慈湖先生

先生名簡、字敬仲、家世天台、十世祖自寧海徙明之奉化後又徙鄞、紹興末、虜寇淮右、避地慈溪因占籍焉、先生生有異禀、清爽古澹、淵乎受道之器、誕降之夕祥光外燭、亘天而上、入小學、便儼立若成人、書堂去巷陌隔牖間一紙、凡遊戲事、呼譁過門、聽若無有、朔望例得假、群兒數日以俟散走相征逐、先生凝靜几門、如常日課、未嘗投足戸外、既長、任幹蠱、主出入家用外、終日侍親旁、寢已、弇燈默坐、俟熟寐、始揭弇佔畢、或漏盡五鼓、爲文清潤峻整、務明聖經、不肯規

時好、踰弱冠、入上庠、每試輒魁、入院時、但面壁坐日
將西、衆閱閱竟寸晷、乃方舒徐展卷、筆若波注、無一
字悞、寓竟復袖卷舒徐、俟衆出、不以已長先人、乾道
五年登乙科、授富陽簿、簿於邑號閑冷、先生誠以接
物、衆艮信之、相戒奉約束、惟謹、走吏持片紙入市可
質數千日諷詠、曾論孝經、堂上不動聲色、民自化乎、
先生初在循理齋、初嗔默默反觀已、覺天地萬物通
為一體、非吾心外事、至是陸象山九淵新第歸、來富
陽、夜集雙明閣上、數提本心二字、因從容問曰、何謂
本心、象山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

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此即是本心先生曰此兒時已知畢竟如何是本心凡數目象山終不易其說先生未省一日適聽鬻扇者訟決其曲直象山即揚聲曰適來扇訟是者知其為是非者知其為非非君之本心而何先生聞之忽覺此心澄然清明亟問曰止如斯邪象山復揚聲曰更何有也先生不暇他語即揖而歸拱達旦質明正北面之禮終身師事焉每謂某感陸先生尤是再答一語更有云云便支離去八年秋七月也已而沿檄宿山谷間觀故書猶疑終夜坐不能寐天曈曈欲曉忽灑然

如物脫去乃益明淳熙元年春丧姚氏去官居堊室哀毁盡禮後營壙事廢更覺日用酬應未能無礙沉思屢日偶一事相提觸亟起旋草廬中始大悟變化云爲之旨縱橫交錯萬變虛明不動如鑑中象矣學不疑不進既屢空屢疑於是乎大進先生初至富陽也閱兩月無一士來見怪問之左右對曰是邑多商人肥家不利爲士故相觀望莫之習也先生惻然卽日誥召宰謂茲非邑而士俗爾陋學道愛人宰其職矣且僚佐皆例主學事無以風動教化之坐靡廩稍效尤俗吏程賦役事督捕吾食且不得下咽奈何

竿喈喈遂破食補生徒文理稍稍即收之先生日讀學相講習又約竿凡稱進士僾以示勸秀民自是欣奮恨讀書晩有自山出者尤朴茂來問學先生曰予姑習拱既數月曰可矣與之語孜孜窮日夜不厭先生憂去輒提簁以隨願卒學後擢第爲名儒邑人爭相慕效文風遂振服闋授綿與府理椽便就養犴狴必躬臨之端嘿以聽使自吐露囚情炯燭靡失毫末猾吏僅行文案莫敢舞法越部都臺府鼎立大抵承媚風旨不暇問可否先生公平無頗慊理之從二府吏觸怒帥送獄勘之先生曰無罪可勘命勘平日先

生曰吏過渠能免若今日則實無罪也必適鞫往事置之法其不敢奉命帥大怒先生歎曰是尚可爲乎歸取告身納之爭愈力帥知不可屈遂已一憲使嘗舉職官一日緣兩造是非歷先生就已先生趨庭抗辯捧還劄憲莫能奪改容謝之每謂白事上官必從容陳述有不合即退思思之而審堅守無所撓或大礙不見聽則決去而已朱熹持使節薦之先是太師史浩亦薦之僅一考差淛西撫幹大尹張杓雅敬之先生亦渠渠與之盡幕中本無事及是多所委賴吏牘日相銜在庭天府猾稂類多炭契聱牙不易可辨

先生雍容立決的中勝會莫不服為神明羲何炎意

悃悃叵測白尹宜戒不虞遂委督三將兵援以昭信

得其心腹出諸葛武侯正兵法習之軍政大脩衆大

和悅先生於是益信人心至靈至易感動億萬衆之

心一人之心也徒恃詐力相籠絡若虎豹然日憂其

將噬大不可故每論元帥當以四海為一家撫士卒

如室中人習正兵不可敗先生之規模也自入仕固

未嘗祈人舉亦不效俗稱門生求脚色狀例遜謝不

敢答而諸公爭推擁若恐後知紹興嵊縣以外艱不

往宰饒之樂平學宮陋甚撤新之首登講席邑之大

夫士咸會誨之曰國家設科目欲求眞賢實能共理天下設學校亦欲教養眞賢實能使進於科目非具文而已然士之應科目處學校往往謂取經義詩賦論策耳善爲是雖士行掃盡無害於高科持此心讀聖人書不惟大失聖人開明學者之意亦大失國家教養之意人性至善人性至靈人性至廣至大至高至明人所自有不待外求人所自有不待外學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見牛觳觫誰無不忍之心見孺子匍匐將入井誰無往救之心是謂仁義之心是謂良心卽堯舜禹湯文武周

公孔子之心即天地日月鬼神之心、人人皆有此心而顧爲庸庸逐逐貪利祿患得失者所熏灼某切惜之、敢先以告爾誦教養茲邑猶欲舉吾邑人皆爲君子況學者乎誦之諄諄不倦刻除氣習脫落意識本心本自無惹其言坦易明白聽之者人人可曉異時汩於凡陋視道爲高深幽遠一旦得聞聖賢與我同心日用平常無非大道而我自纍自棄自顛冥而不知有泣下者入齋舍晝夜忘寢食遠近爲之風動初入境訪求民瘼則聞楊不二惡少以囂健虛喝官府、姦人無賴潮數歸之、翹事端賊我良善、或不才長吏

反利之爲鷹犬挾借聲焰生其爪牙莫可誰何未久果狺狺然來搖牙庭下先生見姦狀趣提囹中加責罰諭以禍福利害咸感悟願終自贖由是足不及公門邑人銜化以訟爲恥夜無盜警路不拾遺未三考寧宗初即位以國子博士召二人率衆相隨出境外戀戀不忍離既赴監講乾聯反覆數千百言發人心固有之妙欣欣然人自慶幸時御筆遵孝宗成規復三年之制先生奏陛下此舉堯舜三代之舉此心堯舜三代之心順此心以往則堯舜三代之盛復見於今日但臣深恨上行而下未效羣臣衰服之餘常服

則紫緋綠大非禮虜人影日常歎孝宗復古且謂金主亦欲依倣而行今陛下順聖心行之破羣臣非禮久例亦當溥及四夷心悅誠服豈不益光明偉特爲萬世法歟會宰臣趙汝愚見斥祭酒李祥抗章辯之先生按學館舊事請列銜不許告同列人人相顧語難先生曰拚一死耳遂上書言臣與汝愚義合者也汝愚豈每事盡善被不韙以出則舉天下皆能亮其忠也昨者危急變駭不可具道軍民將潰亂社稷將傾陛下所親見汝愚冒萬死轉危爲安人情妥定汝愚之忠陛下所必知不必深辯臣爲祭酒屬日以義

訓諸生若見利忘義畏害忘義臣恥之汝愚往矣不當復來今日之言不爲汝愚發爲義而發未幾亦遭斥諸生復激於義爲先生辯又斥之一時端士正人例誣以僞若先生則見謂僞之尤者竄黜逐掃地不晉根株而其禍滔滔矣主管台州崇道觀再任轉朝奉郎嘉泰四年賜緋魚袋朝散郎權發遣全州將陛辭擬二劄其一言天下惟有此道而已天以此覆地以此載日月以此明四時以此行人以此羣居乎天地之間而不亂是故得此道則治失此道則亂得此道則安失此道則危得此道則利失此道則害此萬

古斷斷不可易之理自漢而下雜之以霸故治日少
亂日多此心即道惟起乎意則失之孔子曰毋意意
不可徵起況大起乎起利心焉則差起權術心焉則
差作好焉作惡焉凡有所不安於心焉皆差臣願陛
下即此虛明不起意之心以行勿損勿益自然無所
不照賢否自辨庶政自理民自安自化四夷自服此
即三王之道即堯舜之道願陛下無安於漢唐規模
其二言國家舉大事必上當天心上帝以為可戢則
戢上帝以為未可則勿戢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上
帝視南北之民一也惟無道揺則誅之未至於甚人

心猶未盡離荷亟戢使南北無罪之民肝腦塗地豈
上帝之心也哉必民心盡離如獨夫紂帝乃震怒前
徒倒戈矣是爲湯武之師故志曰行一不義殺一不
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爲公羊九世復讐之論非春秋
本旨臣願陛下成湯武事業又罪帥魁劉諸軍怨讟
溢於聽聞陛下亟罷魁劉之帥擇用不以官職爲意
不受私謁之人則三軍之鼓舞士氣百倍更得元帥
大賢大智習知將略者訓治諸軍數年後庶其可用
廷議方搖遜隙莫敢遏其端明故懇陳之未及對論
罷自後兵連禍結語若合符識者恨先生之詎不上

聞爲之痛惜主管建昌軍仙都觀嘉定元年上居精
更化首訪耆德除秘書郎遷秘書省著作佐郎兼權
兵部郎官先生平時日夜長慮無路以告於上輪當
面對遂極言時弊陳經國之要首奏陛下亦知都城
之內外有餓奪市食者乎有勢不能俱生沉子若女
於江者乎都城之東有婦閔舅姑之困請鬻身助給
姑聞之自經死舅知姑死又自經死子歸知父母死
又自經死婦以舅姑及夫俱死又經死又有取小兒
烹食者嗚呼痛哉近在輦轂之下而致此極又況淮
民相食妻食夫屍弟食兄屍以至父子相食陛下爲

民父母而有此羣臣之罪也望陛下急詔大臣集議内外多少財賦陷没於贓吏之手多少財賦徒費於送迎而不思擇賢久任多少財賦費壞於科舉取浮薄昏妄背理傷道之時文諸軍虛籍不知其幾以虛籍之費濟饑民何為不可聞淮民之饑者欲渡江郡守遏之結怨饑民是激之使為亂又聞賑濟官以嘯聚申上司累累查不報昏謬若此而朝廷未聞黜陟臣太懼養寇危社稷也又奏今之守令多昏而聽吏多懷私而徇利詞訟反是為非反非為是飲恨含怨無所告訴二稅已納者復追或舉債或鬻產甚者鬻

妻賣子陛下試思民情至是其怨當何如重以今歲
旱蝗郡守不肯蠲稅害民弊政不可勝紀此不擇賢
之故也在外官司以汚爲常公取竊取對送互送一
會至數十紙彼此本庫自支生辰有送生子若孫有
送子弟又有送令國家患無財束手無策得賢則官
庫無公取竊取之盜財不可勝用矣此又不擇賢之
故也元凶妄肆小人道長風俗大壞今雖誅殛而餘
風未殄陛下宜汲汲爲計勿從士大夫庸庸苟且之
論臣自知學以來熟思治務惟有一策每路擇一賢
監司使監司各辟本路郡守守辟縣令守令令各辟其

屬先於本貫人本貫無人乃及外邑旣得賢必久任擇賢久任則百事成不擇賢久任則百事廢擇賢久任則社稷安不擇賢久任則社稷危宰執臺諫知社稷安危在此共堅守此不以親故私情敗國家公義辟非其人并罪舉主此令一下人知仕進之路悉本實行不用虛文則舍惡從善舍僞從實吏姦頓掃民悦財豐矣自此因保甲漸脩比閭族黨之制書其孝友睦婣書其敬敏任恤書其德行藝與其賢者能者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舉明主三代之隆矣又奏古者六軍軍將皆命卿今諸將率從事武勇未熟禮乎

古先聖王之訓典未踐脩乎詩書禮樂之實德訓齊
諸軍不過射刺擊戰耳今陛下宜精擇文武俱通之
儒法古司馬以尹正之訓導之賞諸卒之孝者忠者
善者則惡者潛化祈天永命鞏國祚於泰山在此而
已殿司十三軍太盛宜析小半益以司馬餘卒以備
三司則其勢均可以防後患三劄惻切上數俯首諦
視至讀饑民相食處蹙額久之人爭傳誦流入北境
見者輒霆涕舉兩手曰此江南楊夫子也三年旱蝗
詔求直言先生復上封事極言官司多非其人而無
德教時文取士不考實行故放僻姦邪之風盛豈不

感動天地而爲乖厲爲旱蝗旱蝗根本近在人心陛下雖精禱於宮中又分命徧禱於羣神略降雨澤未至宏濟者旱蝗之根本未除也臣願月三劄所陳旨弭災厲消禍變之道須陛下與二三大臣熟討之天官汪逵牒兼考功郎官少宗伯章穎亦牒兼本部郎官先生謂舉賢不可資級取實知其人即自舉之剡章既上然後取部示牒照所舉者嘗曰爲國薦賢吾其職也而先私照牒於人且又剡章付之使自上此何理乎西府爲親故問京狀先生難之至再三終不許後欲舉某氏某未識嘗薦厚善先生者問果否

當路笑曰此老欲舉宜自舉吾有言即敗乃事矣除著作郎遷將作少監並兼職如舊三年面對有左曹郎官者爲前班上春記先生特格下左曹先生首奏陛下已自信有大道乎舜曰道心明心即道孔子曰心之精神是爲聖孟子曰仁人心也此心虛明無體廣大無際日用云爲無非變化故易曰變化云爲虛明汎應如日月之光無思無爲而萬物畢照陛下已自有此大道又聖性澹然無所好嗜志宜清明舉無失策而猶有禍變云云者臣恐意或動如雲氣之興故日月之光有不照之處舜禹相告猶以精一爲難

願陛下兢兢業業無怠意不怠意則自然知柔知剛知賢知不肖洞見治亂之機常清常明可以消天災弭禍亂次言今江淮湖湘之寇並作由賢不肖溷淆監司守令而下多非其人是非顛倒尅虐不恤故下民怨咨聚為羣盜陛下當精擇衆所推服正直不撓之人巡行天下黜陟監司守令昔范仲淹富弼亦言委路自擇知州委州自擇知縣仍久其官守異政者就與陞擢臣深念時務莫先於擇賢久任所任既賢除不肖乃害民敗國之人不足深恤又次言改過聖賢之大德近世士大夫多以改過為恥故人亦不敢

忠告王安石李有非常之譽諸賢競議新法決於去位安石豈不動心致疑而決策不回者亟於改過也故其未流小人類進禍及國家陛下取羣臣之改過服義者表章陛擢使凡建議不遂非飾辭則集衆智歸於一是國家何事不辦而堯舜禹湯之大道復大明於今日矣先生嘗口奏陛下自信此心卽大道乎上曰心卽是道略無疑貳之色問日用如何上曰止學定耳先生謂定無用學但不起意自然靜定澄明上曰日用但勿起意而已先生贊至善不起意則是非賢否自明此日復奏陛下意念不起已覺如太虛

乎上曰是如此此問贒否是非已歷歷明照不上言朕
已照破先生曰如此此則天下幸甚問答往復漏過八
刻先生出上目送久之兼國史院編脩官兼實錄院
檢討官請改史法從編年之舊謂孔子作春秋書某
年某月某日某事人讀之以為是者道也以為非者
非道也如此而書大道自明自司馬遷改編年為紀
為世家列傳使後世見事見人而不見道還不知道
故敢頻廢先聖法度後人又靡然從之故道不明於
天下某等不敢苟從以壞聖朝大典後不果上先生
光兩章引年一再祠皆不允已而面對所陳久未施

行遂力求去得濕州毎歎風俗之壞自上啓之周禁
羣飲至執至殺後世雖甚不美尚賜脯有時不縱爲
羣飲事倡優下賤人道所不齒顧貨視之以媒飲者
治容列肆導淫釣利傷風敗俗莫此爲甚到郡之明
日妓羣賀郎戒之具狀來衆亦未諭也至則皆判從
良去異時督賦之吏星馳火駕上下相束皇皇不能
以朝暮至是寂無一跡歷縣庭獨首移文罷妓籍訪
賢者禮致之示標表崇孝養明宗族相恤之令行鄉
紀效周官書敬敏任恤之類書善不書惡頒與士夫
軍民共由斯道上下呼舞載路詞訴頓爲衰日分難

遠達先生架大鑼戟門外令訴者自鳴鳴即引問立
爲剖決毎受詞採訪縣官贓否以至不一問之言人
人同乃行黜陟文移僚屬例書名不押字据案方書
判有喏於庭者無問誰何即釋筆拱答揖入言苟是
雖賤隸必敬聽於理未安雖至親不爲撓有私謁者
五百爲羣過境内分司幹官檄永嘉尉及水寨兵捕
之巡尉傒挑易事不白郡先生驚曰是可輕動乎賊
徒五百合家族何翅二千口拒捕相殺傷變在頃刻
萬一召亂貽朝廷憂百爾其死矣贖也且兵之節
制在郡將遣節制是不嚴天子命遣節制應斬建旗

立巡尉庭下數其罪命斬之椽官增進為懇致悔罪
意良久乃得釋奏罷分司其紀律如此或訟舊屬寓
公負其直者于先生曰是固名流有文且長上位辯
顯何得爾對曰今所訴行也文何以為語對日益書
受其狀既而麇至者十八人同所訴即命吏籌訂官
帑入給之衄衆詞即其家語曰某知公必無是也是
在幹者精誠所感寓公為動則不得已吐實先生曰
某知公必無是也幸出幹者屬吏寓公斬之竟追斷
償所貿瀕海膠禁嚴甚商人廋稅闌出海時副端方
以威福奴視官府二子新喪母歸輒衰衣造庭挺身

自有先生從容書狀尾曰楊某老謬不堪爲郡預乞
一章放歸田里竟坐犯者如法府第障官河立儲屋
扼舟人喉矜巷居者苦溉灌而官失虞火之備有言
者先生命府官立毀之府官莫敢前曰汝不食天子
粟不爲吾用邪科首械之往遂即日撤去滿城讙踊
勒石名楊公河楮券之秤提也所至嚴酷以杜後患
文從事告訐成風破家者相踵先生寬平不迫市價
自登天子下使者郡識察使於先生爲先世契出郊
迎使者不敢當從間道走州入客位先生聞之不敢
入往來傳道數四竟以使者禮禮之使者反告於朝

曰秤提若永爲可爲法矣後憲臺亦以議察奏朝古
行郡先生禮遜之如初然事體與天使升阼階西向
坐不終辭故事歲櫝朱欒蒸餐木而化之曰柑香分
遍朝路號士物名品又獨指眞柑介餉費大苛擾悉
削去食用甚非設厨生埃語家人曰吾儒素爲天子
任撫字敢以郡爲樂孝赤子膏血自肥乎雖不督賦
而財未嘗匱不設法不立額而課未嘗虧蓋由廉儉
自將不貴於無藝中乎感物而人自化服不忍欺也
士咸向方知務已學有胥同姓登科者既數年矣忽
大感悟請先生繳納出身閒貴游狃聲樂專教放僻

然畏相戒曰老子無乃聞乎悉度置之一名卿治第甚華中有堂尤偉麗固常曰文賓之所先生往謁侍委蛇延之別節猶愧發顏間豪侈頓消兼介衷止閭巷雍睦無忿急爭聲軍民懷戀家肖像祀之五年除駕部員外郎改除工部上殿言臣有當今第一急務告於陛下世俗常情喜順惡逆故其相與率多奉承雖於同官明知其過而不敢言恐拂其意終將害已習以成俗牢不可破故雖明知吏部注授不問賢不肖而不敢革恐拂不肖者之情也雖明知擇賢久任為上策而不敢行以員多闕少恐不賢者不任而拂

其情也以至中外獄吏苛楚取賂以直爲曲寃苦無告當職憚煩受成吏手同官拱默不復審聽因辭州縣承帖吏卒困苦小民萬狀同官雖知不敢告長官亦視爲常恐拂其屬姑容之上官刷德姑或案奏其漏網者多矣民怨吏卒怨官遂怨及朝廷臣大懼中外積怨之久一夫大呼從之者如歸市今聖朝雖有善政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節節盜起皆乘民怨願陛下明諭大臣有長官能受逆耳之言小官喜於聞過或知能改特表章之布告天下切勿以爲小善而忽之也人性本善朝廷重賞導之於前御史監

司綱之於後庶幾顧聞過求忠告者多盡掃喜順惡
逆之私情善政盡舉弊政盡除民怨自消禍亂不作
上嘉納之除工部員外郎六年輪對先生謂五十
年深思熟慮無出擇賢久任之上策既累告於上矣
他何言即此說行天下事自無不治此而未竟又將
考舉細務姑嘗試只奏牘其不能是也復詳劄中斯
旨除軍器監兼工部郎官轉朝奉大夫除將作監國
史院編脩官兼實録院檢討官七年以兩院進御集
實録轉朝散大夫虜大饑北民襁屬歸我日數千萬
討邊吏不知大體列弓弩臨淮水射之退先生愀然

即日上奏哀痛言之不報後十日當面對復謂方今
上策無過擇賢久任廟堂亦已知其有驗矣但科舉
取士尊尚虛文大壞士子心術吏部注授專以資格
不考才德不肖者妄作害民致怨招禍大盜累起朝
廷又憚改作甚非祖宗所望聖子神孫之意今兵帥
多非其人軍人懷怨有語謂用命者無恩澤不戰而
走者擢用將帥全才固難得其有智勇不刻剝得士
卒心者不可謂無宜擢用之楮券大失信民對泣痛
怨後雖稍寬而有幹提州郡過嚴民甚冤苦又覽法
累改失信舊以年月日次第支監今定舊鈔二分新

欽八分故舊欽幾於無用客子忿戾至骨軍器物料尚欠客子若干萬緡不知已未支還又放散軍人失所深怨不知已未根刷收拾最有一大利害習俗常談以大公至正之論爲迂濶以趨時苟且權譎之術爲通才此國家治亂安危所繫惟陛下明察靜思大臣亦虛已求言則天下被如天莫大之恩已乃歎曰吾益老當去矣猶未已邪會有疾遂連乞假先生自求嘉後告老丐祠之章又十餘上至此又極言當去之義愈明愈確而請愈力遂除直寶謨閣主管成都府玉局觀寶慶元年累除至朝議大夫慈谿縣開國

食邑三百户尋授華文閣直學士提舉佑神觀奉
朝請詔令所在軍州以禮津發赴行在先生以病控
辭至於五六二年授敷文閣直學士加累中大夫乃
提舉鴻慶尋以寶謨閣學士太中大夫致仕三月二
十三日薨享年八十有六先生清明純一無生死異
屬纊之夕怡然如平時遺奏聞特贈正奉大夫官其
後如格賻銀絹二百計埜邑之五峯先生挺出諸儒
後不從言語上得本心本聖無體無方虛明變化無
非妙用斯道於是大明開後學之㝠塗掃群迷之浮
論有功聖門大矣蓋由天資醇實渾然不雜是故立

志也剛進學也勇而行之也有力既大省發終身以之無須臾微懈且又克末厥壽遂造絕冥之盛其歸自冑監也家食者十四載築室德潤湖上更名慈湖館四方學子於熙光詠春之間而啓迪之於是始傳詩易春秋傳曾子始取先聖大訓閒見諸雜說中者刋訛剔誣萃六卷而爲之解謂人皆以易爲書不以易爲己以易爲天地變化不以易爲己之變化不知天地我之天地變化我之變化非他物也私者裂之私者小之也是以有己易人皆徇目爲見徇耳爲聞而不明夫哀樂相生不可見聞之妙不明夫禮樂無

體無聲之妙是以有開居解人心自明人心自靈夫人皆有至明至靈廣大聖智之性微生意焉故蔽之有必焉故蔽之有固焉故蔽之有我焉故蔽之聖人不能以道與人能去人之蔽耳不求而獲不取而得是以有四絕學者不及其所自有而或陷溺於諸子百家之意說紛呶賁皷疑似支離坐祟其中卒莫見道是以有契蔽謂治天下其最急者五一曰謹擇左右大臣近臣小臣二曰擇賢久任中外之官三曰罷科舉而鄉舉里選賢者能者四曰罷說法導滿五曰教習正兵法以備不虞其次急者八一曰募兵屯田

以省養兵之費二曰限民田以漸復井田三曰罷妓籍俾從良四曰漸罷和買折帛暨諸續增之賦及榷酤而禁羣飲五曰擇賢士教之太學教成使分掌諸州之學又使各擇井里之士聚而教之教成使掌其邑里之學六曰取周禮及古書會議熟講其可行於今者三公定議而奏行之七曰禁淫樂八曰脩書以削邪說先生之學、以古聖爲的、嘗言非大聖人、終未全明、故於子思孟子、猶若有所未滿、論治則三代之規模、苟爲漢唐事業、雖隆貴所弗顧焉、其領于局而歸也、門人益親、遊方僻嶠、婦人孺子、亦知有所謂慈

湖先生蕭然天地間爲斯文宗主泰山喬嶽秋月揚
明也
吾兩目散日月之光四體動天地之和步步欲風生
雲起句句若龍吟鳳鳴其開周還中規折還中矩
珠璣咳唾蘭蕙清芬此豈人力所能爲哉天機妙
運道體變通我猶不得而自知人又安得而詰我
心之精神是謂聖道發育萬物是謂聖道生天生地
是謂聖道人有死生之殊道無死生之異世有古
今之殊道無古今之異舊有告辭之章道無動靜
離合道無毋意毋我舉天下萬古神人之心皆若

是謂葩文盡有吉辭之章何以發贊

易者已也非有他也以易爲書不以易爲巳不可也以易爲天地之變化不以易爲巳之變化不可也天地我之天地變化我之變化非他物也私者裂之私者自小也包犧氏欲形容易是巳不可得畫而爲一於戲是可以形容吾體之似矣又謂是雖足以形容吾體而吾體之中又有變化之殊焉又無以形容之畫而爲--一者吾之一也--者吾之--也可畫而不可言也可以默識而不可加知也一者吾之全也--者吾之分也全即分也自生民

以來未有能識吾之全者唯覩夫蒼蒼而淸明而在上始能言者名之曰天又覩夫隤然而博厚而在下又名之曰地淸明者吾之淸明博厚者吾之博厚而人不自知也人不自知而相與指名曰彼天也彼地也如不自知其爲我之手足而曰彼手也彼足也如不自知其爲已之耳目鼻口而曰彼耳目也彼鼻口也是無惑乎自生民以來面墻者比比而不如是昬之甚者見謂聰明也夫所以爲我者毋曰血氣形貌而已也吾性澄然淸明而非物吾性洞然無際而非量天者吾性中之象地者

吾性中之形故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皆我之所爲也混融無内外貫通無異殊觀一畫其吉昭昭矣厥後又繫之辭曰乾乾健也言乎千變萬化不可紀極往古來今無所終窮而吾體之剛健未始有改也言乎可指之象則所謂天者是也天即乾健者也天即一畫之所似者也天即己也天即易也地者天中之有形者也吾之血氣形骸乃清濁陰陽之氣合而成之者也吾未見夫天與地與人之有三也三者形也一者性也亦曰道也又曰易也名言之不同而其實一體也故夫乾去之言舉

萬物之流形變化皆在其中而六十四卦之義盡
備於乾之一卦矣自清濁分人物生男女形萬物
之在天下未嘗不兩曰天與地曰晝與夜曰夫與
婦曰君與臣曰尊與卑曰大與小曰貴與賤曰剛
與柔曰動與靜曰善與惡曰進與退曰實與虛傳
觀縱觀何者非兩⚋者所以象此者也又繫之辭
曰坤坤順也明乎地與妻與臣與柔之類也然非
有二道也坤者兩畫之乾乾者一畫之坤也故曰
天地之道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又曰明此
以南面堯之所以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所以

爲臣也又曰吾道一以貫之則夫乾坤之彖雖有大哉至哉之辨以明君臣上下之分而無二元也坤爻又曰直方大又曰以大終也又以明大與至之無二旨乾與坤之無二道也乾何以三⚊也天此物也地此物也無二一也無二巳也皆我之爲也坤何以三⚋也天有陰陽日月明晦也地有剛柔高下流止也人有君臣夫婦貴賤善惡也☳天下固有如此者也聖人繫之辭曰震明乎如此者陽爲主自下而動且懃也此我之變態也☴天下固有如此者也聖人繫之辭曰巽明乎如此者陰

爲主陰入於下柔隨之類也此又我之變態也☴天下又有如此者聖人繫之辭曰坎言陽陷乎兩陰之中內陽而外陰水之類也此我之坎也☲天下又有如此者聖人繫之辭曰離言陰柔不能以自立麗乎兩剛又外陽而中虛爲火之類也此我之離也天下又有☶者陽剛止截乎其上故繫之辭曰艮艮止也明乎我之止也天下又有☱者陰柔發散乎其外故繫之辭曰兌兌說也明乎我之說也舉天地萬物萬化萬理皆一而已矣舉天地萬物萬化萬理皆乾而已矣坤者乾之兩非乾之

外復有坤也震巽坎離艮兌又乾之交錯散殊非乾之外復有此六物也皆吾之變化也不以天地萬物萬化萬理為己而惟執耳目鼻口四肢為己是剖吾之全體而裂取分寸之膚也是梏於血氣而自私也自小也非吾之軀止於六尺七尺而已也坐井而觀天不知天之大也坐血氣而觀己不知己之廣也元亨利貞吾之四德也吾本無此四者之殊人之言之者自爾殊人推吾之始名之曰元又曰仁言吾之通名之曰亨又曰禮言吾之利名之曰利又曰義言吾之正名之曰貞又曰固指

吾之剛為九指吾之柔為六指吾之清濁為天地指吾之震巽為雷風指吾之坎離為水火指吾之艮兌為山澤又指吾之變而化之錯而通之者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以吾之照臨為日月以吾之變通為四時以吾之散殊於清濁之兩間者為萬物以吾之視為目以吾之聽為耳以吾之噬為口以吾之握為手行為足以吾之思慮為心言吾之變化云為深不可測謂之曰神言吾心之本曰性言性之妙不可致詰不可以人為加焉曰命得此謂之德由此謂之道其覺謂之仁其宜謂之

義其履謂之禮其明謂之智其賢謂之愚其不實謂之僞其得謂之吉其失謂之凶其禍過謂之无咎其忻然謂之喜其慘然謂之憂悔其非謂之悔嗇而小謂之吝其不偏不過謂之中其非邪謂之正其盡焉謂之聖其未盡焉謂之賢言乎其變謂之易言乎其無所不通謂之道言乎無二謂之一今謂之已謂之已者亦非離乎六尺而復有妙已也一也二之者私也梏也安得無私與梏者而告之姑即六尺而細究之目能視所以能視者何物耳能聽所以能聽者何物口能噬所以能噬者何

物鼻能嗅所以能嗅者何物手能運用屈信所以能運用屈信者何物足能步趨所以能步趨者何物血氣能周流所以能周流者何物心能思慮所以能思慮者何物目可見也其視不可見耳可見也其聽不可見口可見噬者不可見鼻可見嗅者不可見手足可見其運動步趨者不可見血氣可見其使之周流者不可見心之爲臟可見其能思慮者不可見其可見者有大有小有彼有此有縱有橫有高有下不可得而一其不可見者不大不小不彼不此不縱不橫不高不下不可得而二視

與聽若不一其不可見則一視聽與嗜嗅若不一其不可見則一運用步趨周流思慮若不一其不可見則一是不可見者在視非視在聽非聽在嗜非嗜在嗅非嗅在運用屈伸非運用屈伸在步趨非步趨在周流非周流在思慮非思慮視如此聽如此嗅如此運用如此步趨如此周流如此思慮如此不思慮亦如此晝如此夜如此寐如此寤如此生如此死如此天如此地如此日月如此四時如此鬼神如此行如此止如此古如此今如此前如此後如此彼如此此如此萬如此一如此聖人

如此衆人如此自有而不自察也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也爲聖者不加爲愚者不損也自明也自昏也此未嘗昏此未嘗明也或者蔽之二之自以爲昏爲明也昏則二明則一明因昏而立名不有昏者明無自而名也昏明皆人也皆名也非天也天即道天即易天即人天與人亦名也

伯淳言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神無速亦無至惟伯淳而後有此言

伯淳謂窮神知化化之妙者神也又差矣何精何麤何妙何不妙化即神

萬化萬物雖自神自靈而不自知惟聖人自神自靈而又自知自知則明明則通通則無所不通故內靈役於聖人聖人爲天地主爲山川主爲鬼神主爲宗廟主聖人之知知日月之明知水鑑之明非思非慮自明自照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而亦先覺者此之謂也又曰天下何思何慮者此之謂也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其次第不同而其知則一也其知無次第之差也是知至神至靈至精視聽言動何本何根愛敬和樂知慮應酬何終何始始不可得而知也終不可得而知也

中亦不可得而知也順是而行之爲善爲治逆是
而爲之爲否爲亂知則順不知則逆呼人皆有至
神至靈至精之心而不自知也何以言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子思問於夫子曰物有形類事有眞僞必審之奚由
子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謂聖推數究理不以物
疑罔其所察聖人難諸孔子斯言見之子思子之
書世又謂之孔叢子世罕誦習嗚呼聖人有如此
切至之誨而不載之論語致學者求道於心外豈
不大害簡謹取而爲集語覬與我同志者或未觀
孔叢子而偶見此書庶早悟此心之即道而不他

求也至哉人心之靈乎至神至明至剛至健至廣至大至中至正至純至粹至精而不假外求也人皆有此至靈之心而不自知不自信偶昏偶蔽遂寖而至於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大可惜也大可念也心無體質德本昭明如日月照臨如水鑑燭物不必勞神而自能推見自能先知若兜神於彼周悉致察雖聖人不能何則勞動則昏不必逆詐不必億不信而自有先覺之妙也人皆有此靈

良心人所俱有也堯舜與人同耳聖人先覺我心之

所同然耳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曰仁人心也仁聖之性人所同有昏而蔽之如喪其靈如塵積鑑本明猶在一日啟之光燭天地

人性自善人心自仁其於父自能孝其於君自能忠其於天下事自能是是非非善善惡惡此之謂天下同然之心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言乎人心之靈與聖人同也深惜夫人皆有至善至仁與聖人同然之性偶爲利欲所昏遂迷遂亂遂惟利是從而不顧夫大義也人性自清明自廣大自中正自無動焉無作焉直而出之自不肯行不義自不

肯殺不辜使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自不肯爲也此非獨孔子伊尹伯夷及古列聖如此舉天下之人心未動利欲之意則皆不肯如此也

治天下之道本諸君心古聖王以我所自有之本心感天下所自有之本心書曰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禮樂刑政皆所以維持斯事今周禮一書可覩也士大夫不知道故不識禮樂刑政之原是故禮非禮樂非樂刑非刑政非政豈無善者大體失之皆非所以若恒性綏厥猷也失上帝所以命君司牧斯民之本職矣

或問仁程正叔曰此在諸公自思之將聖賢所言仁處類聚觀之體認出來雖然使未有論語孟子時無可類聚又將若之何孔子未嘗教人類聚類聚體認無非意路且孔子曰居處恭恭而已無意也執事敬敬而已無意也與人忠忠而已無意也微致意焉即迂曲即造爲即不正直即不忠信所爲復禮復我本有之禮三千三百經條明白不勞作意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亦何意之有

某之行年二十有八也居太學之循理齋時首秋入夜齋僕以燈至某坐於牀思先大夫嘗有訓曰時

復反觀其方反觀忽覺空洞無內外無際畔三才
萬物萬化萬事幽明有無通爲一體略無縫罅疇
昔意謂萬象森羅一理貫通而已有象與理之分
有一與萬之異及反觀後所見元來某心體如此
廣大天地有象有形有際畔乃在某無際畔之中
易曰範圍天地中庸曰發育萬物灼然灼然始信
人人心量皆如此廣大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
即達磨謂從上諸佛惟以心傳心即心是佛除此
心外更無別佛汝問我即是汝心我答汝即是我
心汝若無心如何解問我我若無心如何解答汝

觀此益驗即日用平常之心惟恐意爲不善用力
急改過改即止切毋他求故子曰改而止此心至
妙奚庸加損日月星辰即是我四時寒暑即是我
山川人物即是我風雨霜露即是我鳶飛魚躍無
非我如人耳目鼻口手足之不同而實一人人心
如此神妙百姓自日用而不知耳
又曰某於循理齋燕坐反觀忽然見我與天地萬物
萬事萬理澄然一片向者所見萬象森見謂是一
理通貫爾疑象與理未融一今澄然一片更無象
與理之分更無間斷不必言理亦不必言萬亦不

必言一自是一片

皋陶曰兢兢業業孔子發憤忘食爲之不厭又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忠信之爲德也至矣乎忠信之心人皆有之忠信無他奇巧亦無思慮直而行之此正孔子所謂天下何思何慮者其曰主忠信言乎所謂主本者忠信而已忠信乃大道之異名而人不悟也莊子河梁丈夫者得全乎忠信故出入乎波流之中若神使微氣計度意慮即私矣即不實直矣忠信之爲德也至矣乎

夢條謂心之精神是謂聖此聖人之言何敢不信但學者所造有浅深其謂道無浅深先聖曰改而止謂改過即止無俯他求精神虚明安有過失意動過生要道在不動乎意齋

知之者自知也不可以語人也所可得而語人者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而已終不可得而言也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而已實無得以告人也何爲其然也尚不可得而思也矧可得而言也尚不可得而有也矧可得而知也然則昏者亦不思而遂已可乎曰正恐不能遂已誠遂已則不學之良

能不慮之良知我所自有也仁義禮智我所自有也萬善自備也百非自絕也意必固我無自而生也雖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何以異於是亦本孟子日夜之所息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來其要緊尚在一覺惟其不覺故終爲反覆之梏亡此而非覺則其所自有亦安能透露也然非覺則其思亦必不能遂已也雖然思亦何害於事箕子曰思曰睿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思亦何害於吾事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不可以精微兩也儆戒無虞罔失法度正易消之娛也堯舜允執厥中執此也兢兢業業弗敢怠也禹之克艱不敢易也湯改過不吝去

其不善而復於善也文王翼翼小心也信吾信謹吾謹儆戒吾儆戒執吾執兢兢吾兢兢業業吾業業艱吾艱改吾改翼翼吾翼翼無二我也無二易也既曰天下何思何慮矣而又曰詵曰兢兢業業曰艱曰改過曰翼翼無思無慮者固如此乎但兢兢但業業但克艱而弗易但改過但翼翼方兢兢業業克艱而不易將此心果可得而見乎果不可得而見乎果動乎果不動乎特未之察耳似動而不移也似變而未嘗改也不改不移謂之寂然不動可也謂之無思無慮可也謂之不疾而速不行

而至可也此天下之至動也此天下之至賾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也者傚此者也非賾自賾動自動也一物而殊名也一人而姓名字行之不同也此非沉虛陷寂者之所能識也亦非憧憧往來者之所能知也然而至易也至簡也或者自以爲難近取諸身殊不遠也身猶遠爾近取諸心即此心而已矣曾子傳之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孟子學之曰仁人心也又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又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

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於戲此足以指明人心之本良矣而學者往往遂領孟子之意而不復疑其有他者千萬而不一二也故孟子言必稱堯舜於以知孟子之言雖諄諄而當時之聽之者多藐藐此道甚明甚易甚簡而人自疑自惑不信使當時聞言而遂信者衆必不至勞孟子諄諄如此也能識惻隱之真心於孺子將入井之時則何思何慮之妙人人之所自有也純識洞白之質人人之所自有也廣大無疆之體人人之所自有也此心常見於日用飲食之間造次顛

沛之間而人不見省也孔子曰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子思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當曰道也者未始須臾離也非曰造次顛沛之顛沛間爲之無須臾而不爲也是心本一也無二也無嘗斷而復續也無斷續也不如是而今如是也無斷續也如是而今不如是也晝夜一也古今一也少壯不强而衰老不弱也可强可弱者血氣也無强無弱者心也有斷有續者思慮也無斷無續者心也能明此心則思慮有斷續而吾心無斷續血氣有强弱而吾心無强弱有思無思而吾心無二

不能明此心則以思慮為心雖欲無斷續不可得矣以血氣為已雖欲無彊弱不可得矣雖欲造次於是顛沛於是無須臾不於是勉強從事不須臾而罷矣況於造次乎況於顛沛乎書曰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如此則亦偽而已矣非誠也先生徹矣以此示人乎乃太超卓乎故曰可與知者道也仕止久速一合其宜周旋曲折各當其可非勤勞而為之也吾心中自有如是十百千萬散殊之正義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非吾心外物也故曰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言乎其自宜

也非求乎宜者也孔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人之爲道似善矣而孔子截截斷斷甚言其不可孟子窺之亦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此豈計度而圖之也此豈擬議而成之也擬議而成其變化此非聖人之言也學者之億說也洗知夫君子終日乾乾而非意也頻復獨復而非反也利於不息之貞而非休也震來虩虩非懼也其亡其亡非慮也何天之衢亨非遁也括囊无咎无譽

非閉也三日不食非窮也揚於王庭非得志也
於否非止也出門同人非往也吾終日用之而見
神莫我識也聖智莫我測也雖我亦有所不自知
而況於他人乎
孔子曰哀樂相生雖使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
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哀樂必有形哭必
有聲而曰不可見不可聞何也此非心思之所能
及也非言語之所能載也我之所自有也而不可
知也不可識也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未有知近而
不知遠也未有知小而不知大也遠近一物也小

大無二體也閨門之內若近而實遠也若小而實大也即敬即愛無不通矣有倫有叙無不同矣故之東海之東而準也放之西海之西而準也放之南海之南而準也放之北海之北而準也不可思也不可遠也

人誰無好善之心往往多自謂已不能為而止人誰無改過之心往往多自以難改而止凡此二志皆始於意意本於我道心無體何者為我清明在躬中虛無物何者為我雖有神用變化云為卜貞無體知我之本無體則聲色甘芳之美毀譽榮辱之

變死生之大變如太虛中之雲氣水鑑中之萬象如四時之變化其無體無所加損何難之難選何過之難改

少讀易大傳深愛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竊自念學道必造此妙及他日讀論語孔子哭顏淵至於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則孔子自不知其爲慟殆非所謂無思無爲寂然不動者至於不自知則又幾於不清明懷疑於中往往一二十年及承教於象山陸先生聞舉扇訟之是非忽覺簡心乃如此清明虛靈妙用泛應無

不可者及後居姚氏喪哀慟切痛不可云喻既久畧省察參正哀慟時乃亦寂然不動自然不知方悟孔子哭顏淵至於慟矣而不自知正合無思無爲之妙益信吾心有如此妙用哀苦至於如此其極乃其變化

百聖傳授唯曰一中初疑其膚近疑其庸又疑其迂未免乎意而百聖一辭莫知其所爲一日覺之百聖之切諭明告誠無以易斯人心即道故大舜曰道心本無可疑意起而昏爲非爲僻始知其有學者亦意起又從而遏之凡思凡爲皆離皆非故皆

曰中平平庸庸事親從兄怡愉恭敬豈學而能油
然而生莫究厥始莫窮厥終應酬萬端忠信全功
不習無不利曾子謂之皜皜簡亦謂之融融道固
不離乎常故孔子曰中庸毋動乎意清明在躬自
無所不通發育萬物人心所同學者初覺縱心所
之無不玄妙往往遂足不知進學而舊習難遽消
未能念念不動但謂此道無所復用其思為雖自
覺有過而不用其力虛度歲月終未造精一之地
日用云為自謂變化雖動而非動正猶流水日夜
不息不值石險流行不露如澄沚不動而實流行

予自三十有二微覺已後正墮斯病後十餘年念年過而德不進殊為大害偶得古聖遺訓謂學道之初繫心一致久而精純思為自泯予始敢觀省果覺微進後又於夢中獲古聖面訓謂簡未離意象覺而益通縱所思為全體全妙其改過也不動而日泯泯然無際不可以動靜言於是益信孔子學不厭乃是知及之已後事是謂用力於知者雖動而得不動之妙終未及仁者常覺常明常不動之為至靜故孔子曰知者動仁者靜予何敢言仁用力於仁者也恐同志者復蹈前患故備記如右

伊川謂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敬即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是則只是中苦也人性自善何必如此拘束孔子未嘗如此教人但曰居處恭執事敬耳但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耳但曰約之以禮耳伊川之教固愈於放逸者然孔子曰過猶不及何則其害道均也

濂溪通書亦尚有疵自明乎道者觀之可以一見夫不勞多議今自二程尊師之其書盛行乎天下不得已姑指衆人之所未曉者言之濂溪曰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於天下至一之中忽起邁復之

異說穿鑿爲甚又曰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
幽異哉裂一道而三之誠未始不精神必更求精誠
卽神神卽幾或曰誠或曰神或曰幾皆所以明道
心之妙如言玉之瑩又言其白又言其潤非有三
物人之道心未嘗不誠未嘗不神其動之始曰幾
此萬古人心之所同非聖人獨有之今周子又謂
誠神幾曰聖人是謂衆人無之此正孟子所謂謂
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謂其民不能者是賊其
民者也孔子明道未嘗有擬議之論乃遯於後學
之意說孔子每每戒學者毋意爲是之類也周子

又曰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無思本也思通用也
幾動於彼誠動於此吁洪範惟言思未嘗言無思
而濂溪必取乎無思者是猶未識乎思也思曰睿
明乎思未嘗不睿未嘗不妙未嘗不神此不可以
有無解何復取乎無思哉離思而取無思是猶未
悟百姓日用之即道也孔子曰何莫由斯道也周
子猶未悟思之即道思之即無思也況又裂幾於
彼裂誠於此於至一之中而強分裂之殊爲害道
學不可躐等亦不可操之大急故雖息焉游焉遜而
順之無害於事但於其間不失敬忘不失時敏之

心則厥脩自然日進無疆易曰益動而巽日進無疆天下事皆然彼若澁不易樂者必無成效

横渠牖銘云居則存其心曰存否繼否化否無意否張子則勤矣不草草矣惜乎其未解解者不如此曾子之日三省異乎是矣曾子之省不過不忠不信傳授弟子而實未嘗習之過皆芸苗攻過未嘗助長如横渠乃揠苗助長之學也化者自化豈容問耶自省本心者自無意意豈屢省之所能無耶自省本心者自未始有間斷何患乎不繼耶堯舜雖有惟一之功要非繼續之所可言孟子之存心

又豈横渠之所云欲存愈不存欲繼愈不繼欲化愈不化欲無意愈不已不省吾心自善吾心自神吾心自寂然不動自無體無體則無始終繼不足以言之云爲變化自不凝滯自不可致詰夫是之謂自化此不可以有無言而况於意乎此萬古人心之所同也顧自覺者寡耳孔子曰天下何思何慮横渠之以深自病其定性未能不動正以其學未免乎助長也故孟子曰天下之不助長者寡矣言心聲也其最著見者芭蕉詩有願學新心之句此未悟本心之至善而於心胡言新心也甚譏有

精鬼反原之言夫血氣有聚散精神無所生孔子心之精神是謂聖神心無體即本即原死生一貫何以反為原始反終乃作易大傳者之言非孔子也與李和叔書曰天德雖能盡其說然後大本可立天德豈說之所能盡說之所可盡者尚不足以盡意而況於天德乎大本豈可徐徐而立孔子所謂可與立不失其所本立也人之本心自寂然不動也

論曰慈湖先生之學得之象山先生直悟本心以立其大其功至為徑捷其說亦極高明自謂在太学

時已見此心空洞無內外無際畔三才萬物幽明有無通爲一體乃於富陽復於象山先生有本心之問頗費提掇始有深悟則前之所見是何心也無乃靜中幻相邪羅文恭公亦嘗有此前聖皆所不道蓋心境之與物爲體本論理而非論象也愚嘗讀易之言曰君子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夫豈以人藏其心不可測度遂謂之密哉必其一念不起鬼神莫知而後可言密也則先生不起念之說是矣然易必先之以洗心蓋以靜中起念皆其心之未洗洗之未淨耳必至於秋陽江漢一絲不掛聽其天機之自起自滅而我

一無與焉而後可謂之瘋癡乎、苟不先之洗心、而遽求無念、得非告子之不得於言、勿求諸心、不得於心、勿求諸氣乎、恐與孟子之不動心猶有間也、說者謂先生於子思孟子、猶有未徹、不明與指破、何耶、先生之見、視金谿更爲超卓、顧門風嶮峻、非有凌霄之力、難與躋等、今人至謂無術無悟、眼前即是、不亦以此爲濫觴耶、

憲世編卷四終